長安張家坡西周銅器羣



文 物 出 版 社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考古学专刊

乙种第十五号

長安張家坡西周銅器群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編輯

文物出版社出版

1965・北京

长安张家坡西周銅器群出版說明

1961 年 10 月考古研究所沣西工作队在陝西长安县张家坡发掘了西周銅器埋藏窖穴一处。这批窖藏包括有簋、鬲、壶、盘、盉、鐾、豆、杯、枓、匕等共五十三件，其中有銘文的計三十二件（十一种銘文）。作器时間虽不一致，但都是西周时代的器物。

本书介紹了銅器群的发掘出土情况，对出土的器物均分类作了說明，凡不同器型、不同花紋、不同銘文的器物，分别用照片、拓片和繪图来介紹。十一种不同的銘文由郭沫若院长一一作了考释。銘文对研究西周的官制、器制及文字等方面都提供了新的材料。



目　　录



插 图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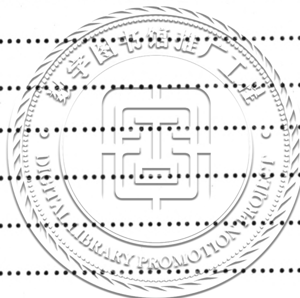


图 版 目 录





长安县张家坡銅器群銘文汇释

郭 沫 若

前　　言

一九六一年十月三十日，陕西省长安县张家坡出土了一大批青銅器，共五十三件。其中有銘文十一种，我汇集起来，一一作了考释。考释的結果，得出了以下的一些見解。

（一） 器非作于一时。全部器皿是西周时代的东西，但作器的时期很不一致。有的早在周初成王时，有的在西周中叶或以后。

（二） 器非作于一家。十一种銘文中有三种明显标明是媵器，即是陪嫁的嫁奩，是从姬姓陪嫁来的。由此可見，器群的主人不姓姬，而与姬姓族通婚。

（三） 器群的主人不仅与姬姓通婚，又与姞姓族通婚。伯梁父作龔姞簋可以为证。但主人究竟姓什么，无法考证。

（四） 器群的主人是周朝的卿士。在周初曾有人从軍东征，在周中叶以后其后人亦从事戎政。古者世官，看来历代都是軍事上的人物，地位頗高。

（五） 器既非作于一时，亦非作于一家，证以坑中埋藏状况，确非墓中殉葬品，而是窖藏。何以要窖藏？必然是經历了重大的事变。在西周时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在厉王奔彘的时候；另一种是在幽王灭国的时候。厉王三十七年国人发难，厉王出奔于彘，故城在今山西省霍县东北。其明年共伯和执政，凡十四年（旧称周召二公共和而治，非是）。这在西周为一革命时期。当发难时国人要杀太子靜（后为宣王），召公用自己的儿子来替死了，可見革命斗爭的激烈。因此，朝廷貴族，不依附革命势力的，必然窖藏其重器而出奔。然待宣王复辟后，窖藏应該启复，而此却不然。且同样未启复之窖藏不少，以前屡有发現，一九六〇年十月陕西省历史博物館即曾經在扶风县齐家村发現了一批，尙有已露苗头而待发掘者。然則器之窖藏，当以幽王时遭犬戎之禍为宜。

（六） 三年之丧为孔子所創制，彝銘中亦可得到证据。此外，在官制、器制、文字上也有了新的发現。如“备于大左”，如“盾生皇画內”，如油瓶謂之“鎜”，如磬厉謂之“丽般”，均是第一次見于彝銘者。說詳释文，此不贅述。

一九六二年二月十七日于广州。

√ 一、盂　　簋

"盂曰：朕文考㬎（暨）毛公
遣仲征无霁。毛公易（錫）
朕文考臣，自氒（厥）工。对
揚朕考易（錫）休，用宁（鑄）兹
彝，乍（作）氒（厥）子₌孙₌其永宝。"
（图九，1；图版叁——陆）

此器形制甚古，当在周初。成王时器有《班簋》，有"三年静东国"之語。人物毛公，又称毛公遣，当即此毛公遣仲。此与《班簋》均当为成王时器。

盂之父乃毛公遣仲之下属，因有軍功而受賜。盂称其父为"文考"或"考"，表明其父已陣亡。知其为陣亡者，盖其賞賜由其子盂領受，又由盂代亡父对揚休命，鑄器以为紀念，可以推定。

"无霁"，当是东国一头目。古者許国之許作无（或从邑），可見許国当时亦曾参加东国之叛乱。霁字从雨从大，字不識，或即霻之古字，大雨也。又或疑为需，然亦仅在疑似之間。

"錫朕文考臣，自厥工"，頗費解。古者臣工每联用，如《周頌·臣工》云"嗟嗟臣工，敬尔在公"。盖臣之中有若干等級，工为其一。"自厥工"者謂錫以自工以下之臣僕，犹《大盂鼎》"人鬲自馭至于庶人"。

"对揚朕考錫休"，謂答揚先考所賜休命，即所受臣工之賜。父已陣亡，所应受的賜予，轉給其子。故在盂而言，臣工之賜虽頒自毛公，而实亡父之所賜，故直言"对揚朕考錫休"。

"用宁兹彝"，宁殆讀为鑄。《令簋》和《令彝》均有此字，前者云"敢扆（揚）皇王宁，用作丁公宝簋"，后者云"敢揚明公尹氒宁，用作父丁宝尊"，凡此均成王时器。后二器"宁"字，在一般銘文中多用休字代替，准此义以求之，殆又假为禱也。

√ 二、师旋簋（甲）

"隹（惟）王元年四月既生霸，王

在減应（居）。甲寅，王各（格）庙，即位。
迟公入右师旋即位中廷。
王乎（呼）乍（作）册尹克册命师旋
曰：备于大左，官嗣（司）丰还（苑）左
右师氏。易（錫）女（汝）赤市冋黃、丽
般（鞶）。敬夙夕用事。旋拜頴（稽）首
敢对揚天子丕显鲁休命。
用作朕文祖益仲尊毁（簋）。其
万年子=孙=永宝用。”

（图九，2；图版柒——拾壹）

“王元年”之器在金文中所見不多，但即使仅此一器（事实上不止一器，如《曶鼎》即有“隹王元年六月既望乙亥，王在周穆王大室”之文），已足证明西周幷无三年之丧的制度。盖王在即位之年已在临朝听政，幷非“君薨，百官总己以听于冢宰三年”（《論語·宪問》）。三年丧制，在孟軻时的滕国，都还是“鲁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孟子·滕文公上》），这断然是孔子的創制。

周代彝銘中，月分四期，曰初吉，曰既生霸，曰既望，曰既死霸，略如今之星期。大抵依月亮之圓缺而判分，略以七日为一来复。此王国維說（見《观堂集林》卷一《生霸死霸考》）。

迟公殆即《伊簋》之迟叔。迟叔复称迟公者，犹《班簋》中毛伯亦称毛公，亦称毛父。《伊簋》作于王二十七年，于时迟叔已故，故伊称之为“皇考”。余以彼簋为厉王时器，此簋当亦然。以形制、花紋、字体、文体按之，均适合。

师旋乃作器者名，旋即事或史之繁文。周初《令彝》“卿事寮”事字如是作。此人以师为职，乃主持軍政之人。乙器言“羞追于齐”，所述为战伐之事，所錫为戈盾兜牟之属，更可为证。

“作册尹克”，器銘如是，盖銘无“克”字。克当即《克盨》、《克钟》、《克鼎》等器之克。历事夷厉二代，曾任善夫、师氏等职。此复为作册尹（史官之长），可見此人所兼之职不少。

“备于大左”，即就大左之职。旧以“备位”、“备使”、“备員”为謙辞，据此殊不尽然。又“大左”之名，初見。《左传》文七年，宋之官制有左右二师，此大左殆即左师。《周礼》有大右之官，此或次于大右。但其职位頗高，故命之管理戍卫丰京之左右师氏。师氏在彝銘中均为武职，与文敎无关。（《周礼》师氏之职合文武而混淆之，乃刘歆所竄乱。）

“官嗣丰还左右师氏”，“官嗣”即管治或管理。“丰”即丰京，古称文王都丰，武王都

鎬。地在今陕西戶县东。“还”讀为苑,《觅簋》“嗣奠（郑）还歔（廩）皐吳（虞）皐牧”，“还”字用法与此全同。

“赤市同黃”即赤色之紱，苘色之珩。“丽般”此銘初見。般字作𣪘，其形略异。由字形与文义占之，以释般为最适。“丽般”者鞶厉也。《礼記·內則》“男鞶革，女鞶絲”，郑玄注云:“鞶，小囊，盛帨巾者，男用韦，女用繒。有緣飾之，則是鞶裂。”《小雅·都人士》“垂带而厉”，郑玄箋云:“而厉如鞶厉也。带必垂厉以为飾，厉字当作裂。”疏云:“‘如鞶厉’者如桓二年《左传》云‘鞶厉游纓’也。”《說文》以鞶为大带，賈逵、服虔、杜預解《左传》“鞶厉”亦以为大带之垂者。如郑玄說，則鞶如今少数民族之荷包，挂于肩而垂之，有緣飾。汉民族旧时之荷包則悬于带而垂之，此殆后世之轉变，揆其初殆亦挂于肩。丽厉同音，故知“丽般”即为鞶厉（花荷包）。丽古有成双、作对之义，成双作对亦含判裂之意。如解丽为美丽，意亦可通。但此当是后来引伸之义。有緣飾之“丽鞶”美观，故丽字引伸而为美也。或释𣪘为敫，以《德簋》易字作𧺆为证。謂“敫假为裼。丽裼乃深黑色裼衣。”案裼乃小儿之褓褓，《小雅·斯干》“載衣之裼”。又如为褕狄或楡狄，則为后妃夫人之服。故此說难通。

三、师旋簋（乙）

“隹（惟）王五年九月既生霸
壬午，王曰：师旋！令女（汝）
羞追于齐。儕女（汝）十五
易登（瑒簦），盾生皇画內，戈
琱䤔𢦏必彤沙。敬毋
敗速（績）。旋敢易（揚）王休，用
乍（作）宝𣪕（簋）。子=孙=永宝用。”
（图一〇，1；图版拾贰——拾陆）

“令女羞追于齐”，此語与《不㜸𣪕》“王令我羞追于西”同例。《尔雅·释詁》“羞，进也”。

“儕女十五易登”，“儕”假为齎，意与賜同。（陈梦家說。）“易”假为錫，《广雅·释器》“赤銅謂之錫”。又作瑒或璗，《尔雅·释器》“黃金謂之璗”，《說文》“璗，金之美者”。所謂“黃金”或“金之美者”，在古时均指銅而言。“登”假为簦，即是兜，音之轉。故“易簦”即是銅兜。“十五”之数当統下戈、盾而言，殆謂銅兜、戈、盾各十五具。

"盾生皇画內"，"盾"字在彝銘中第一次出现。"生皇"二字頗費解，初疑假为笙簧。然所叙乃战事，所賜乃武器，說为笙簧，殊不类。因思，此必为盾上之文飾。查《周礼·春官》乐师有"皇舞"。郑司农云："皇舞者以羽冒复头上，衣飾翡翠之羽。"郑玄云："皇，杂五采羽，如凤皇色，持以舞"。即此处皇字义，謂盾上飾以"杂采羽，如凤皇色"。古时盾上有飾，各种原始民族之盾亦多飾以羽毛。如干字古本作丫，即古盾之象形，体圓，上有羽飾而下有鐓。《詩·秦风·小戎》"蒙伐有苑"。毛传云："蒙，討羽也。伐，中干也。苑，文貌。"郑箋云："蒙，厖也。討，杂也。画杂羽之文于伐，故曰厖伐。"今案蒙当是动詞，犹冒也。飾杂羽于盾上，故为"蒙伐"。盾上且有画文也。又《礼記·王制》"有虞氏皇而祭"，注云："皇，冕属也，画羽飾焉"。我意画羽飾之冕亦是后起之事，古人当即插羽于头上而謂之皇。原始民族之酋长头飾亦多如此。故于此可得皇字之初义，即是有羽飾的王冠。我現在略案时代先后，且举几个金文皇字的例子在下边。



这不很明显地表示着在国王头上頂着一頂有装飾的帽子嗎？这装飾，在初显然就是羽毛，其后人文进化，可能用别的金玉之类的东西来代替了。故皇字的本义原为插有五采羽的王冠，其特征在有五采羽，故五采羽即謂之皇。后由实物的羽毛变而为画文，亦相沿而謂之皇。引伸之，遂有輝煌、壮美、崇高、伟大、尊严、严正、閑暇（做王的人不做事）等义。到秦始皇而固定成为帝王之最高称号。这是皇字的一部变迁史。

酋长头上的羽飾既謂之皇，故盾牌头上的羽飾亦謂之皇。此銘言"盾生皇画內"，可以有两种解释。一种是"生皇"与"画內"分为两事，即盾头飾有眞正的五采羽飾，而盾面复有花文画入（古文入与內为一字）。另一种是把"生皇画內"联为一事，即謂盾上有五采画文，栩栩如生。我傾向于采取前一种。或許有人会問：何以知其必以"盾生皇画內"为句呢？我答：以下文言戈之例例之，自明。又有人以"画內"連戈而言为"画內戈"，內讀为枘，然亦与文例不符。

"戈琱戚㲃必彤沙"，謂戈之体有刻紋，其柲为繬（纆竹为之），其緌紅色。此語在銘文中常見，如《师𣪘簋》、《无叀鼎》、《寰盘》皆有之。《休盘》作"戈琱戚彤沙㲃必"。新出《輔师嫠簋》作"戈彤沙琱戚"。《宰辟父簋》作"戈琱戚彤沙"。《师奎父鼎》则只言"戈琱戚"。我曾有专文考释之，見《殷周青銅器銘文研究》（科学出版社本，171—185頁），兹不贅述。但所可注意者为上文之"十五"二字。《师𣪘簋》銘云："錫汝戈琱戚、㲃柲、彤緌十五鍚"，彼所錫同样之戈亦为"十五"，疑此是周代的一种制度，非偶然暗合。

四、白喜簋

“白喜乍（作）朕文
考刺（烈）公尊𣪘（簋）。
喜其万年，子=
孙=，其永宝用。”
（图一一，1；图版贰拾、贰壹）

此乃祭器。以器形及字体占之，殆西周中叶略后之物，当在夷厉时期。

五、伯梁父簋

“白沕（伯梁）父作
龏姞尊𣪘（簋）。
子=孙=永宝用。”
（图一〇，2；图版拾柒，1；图版拾捌、拾玖）

沕字，盖文与器文微异。有《梁伯戈》作[illegible]，与器文同，又金文稻粱字亦从此作，故可定为梁字。盖文右旁如兽形，当是笔誤或范損（多了一笔尾巴）。揆梁字之初义当为堰，象以耒掘沙石以障水，人可以渡。后以木架桥以渡人，故从木作梁。屋梁之义，又其后起者也。以屋梁象桥，故亦謂之梁。再从木作樑，更其后起。

龏字与恭义同，原文从女，乃繁文。盖以龏姞乃女字，故复贅一女旁。頗与今人譯外文女子名，爱选用女旁字者相类。龏姞乃姞姓国之女，殆伯梁父之亡妻或亡母，伯梁父为之作祭器。

六、白　壶

“白乍（作）宝壶。”

（图一二，4；图版贰伍、贰陆）

古代之壶盖可倒置，倒之即成杯，頗如今之热水瓶。故銘往往在盖唇之緣，而倒刻之。此壶銘文在盖內正中及壶內頸部。

七、伯庸父盉

"白𩫖父乍（作）宝
盉，其万年子=
孙=永宝用。"

（图一三，2；图版贰叁，2；图版贰肆，2）

此器盉字，原文特异。左側以两手捧盂形，右側从一手持勺以挹酒浆，因器形确是盉，故得认为盉字。唯由此字以推測，盉之使用有时須用两人。盖銅盉如过大，幷盛酒浆，則以一人操作时便致費力。

又盉，王国維以为和酒之器，殊不尽然。金文盉从禾者乃象意而兼諧声。故如《季良父盉》，字作[illegible]，象以手持麦秆以吸酒，則盉之初义殆即如少数民族之咋酒罐耳。

八、伯庸父鬲

"白𩫖父乍（作）叔姬鬲，永宝用。"

（图八，1；图版壹，1；图版贰）

𩫖字乃墉之古文，象城垣上有二亭相对（甲骨文有四亭相对者）。金文每假为功庸或昏庸字。《說文》以为郭字，实是誤解。

此器无媵字，盖伯庸父为其妻所作之器。

九、伯百父鎣

"伯百父乍（作）孟姬朕（媵）鎣。"

（图一三，1；图版贰叁，1；图版贰肆，1）

鎣与罃同，以銅鑄之故从金，以陶为之故从缶耳。《集韵》有鎣字，云："器名"。《說文》有罃字，云："备火长頸瓶也"。《急就篇》亦有罃字，顏师古注云："罃，长頸瓶也"。今以此器按之，器不甚大，仅如今之中等茶壶，类盉而非盉，頸确长。則《說文》解为"备火长頸瓶"者，乃油壶耳。段玉裁注云："謂备火之汲瓮也，长其頸者以多盛水，且免傾复也。"案乃臆說。

一〇、伯百父盘

"伯百父乍（作）
孟姬朕（媵）般（盘）。"

（图一五，2；图版贰玖，1；图版叁拾，1；图版叁壹，1）

此与伯百父鎣为一人一时所作。伯百父为姬姓国之长，則孟姬所适国（即窖藏銅器之国），必非姬姓。媵器乃外来陪嫁物，故所窖藏之器，非一国所制。

一一、筍侯盘

"筍侯乍（作）叔
姬賸（媵）般（盘），其
永宝用鄉（饗）。"

（图一五，1；图版贰玖，2；图版叁拾，2；图版叁壹，2）

此銘一首一尾二字漫漶，就原器观之，可辨。筍同郇，文王之子所封国，故为姬姓。此叔姬殆即《白庸父作叔姬鬲》之叔姬，筍侯当即伯庸父岳父。

（原載《考古学报》1962年1期）

EPIGRAPHICAL NOTES ON A GROUP OF BRONZES UNEARTHED AT CHANG CHIA P'O, CH'ANG AN, SHENSI

by

Kuo Mo-jo

—— An Abstract ——

On October 30th, 1961, a group of fifty three bronzes were unearthed at Chang Chia P'o, Ch'ang An, Shensi. Many of them bear inscriptions which can be divided into eleven different sets. The author has made a comprehensive study of these insc riptions. The following is a summary of his conclusions:

(1) All the bronzes date from the Western Chou, though made under several reigns. Some of them may be attributed to the time of King Ch'êng in early Western Chou while others belong to the Middle Chou or later.

(2) They were made by more than one family for three out of the eleven sets of inscriptions clearly indicate that they were part of a bridal dowry from the Chi (姬) family which was of the same clan as the Chou kings. This fact shows that they did not belong to the Chi family but rather to their in-laws.

(3) The owner of these bronzes was also connected with the Chi (姞) family by marriage, a fact which is evinced by the presence of another dowry "*kuei*-vessel made by father Po Liang for Kung Chi". There is no indication, however, of the family name of the owner.

(4) The owner of the bronzes was a high official at the Chou court. The inscriptions reveal that an ancester of his family took part in the eastward expedition of King Ch'êng and that by Middle Chou one of his descendants still held a military post. In ancient China, an office was passed through inheritance within the family. Apparently,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the members of this family all held high military posts.

(5) That this group of bronzes were not made by a single family nor all at the same time may be explained by the fact that they were probably buried as a hoard rather than as grave goods. The author suggests two historical events which might have necessiated their burial as a hoard, namely, the fleeing of King Li to Ch'ih and the barbarian destruction of Western Chou at the time of King Yü. Historical sources mention that in the thirty seventh year of the reign of King Li a popular revolt broke out in the country and the king fled to Ch'ih which lay to the

northeast of presentday Hohsien in Shansi. In the following year, a regency was founded by Kung Po Ho which lasted fourteen years (Incidentally, the old tradition concerning the joint regency of Dukes Chou and Chao is unreliable.) This was a time of revolutionary ferment in the history of the Western Chou. And the intensity of ensuing struggles is indicated by the fact that the life of Crown Prince Ching was saved only after Duke Chao had his own son killed as a scapegost by the rebels. It may be surmised that those aristocrats who did not side with the rebels at the time would have been compelled to hoard their precious bronzes and flee. If so, such hoards should have been recovered by the ownev after the "resurgence" of King Hsüan. But the fact is that in recent years, quite a few bronze hoards belonging to this period have been found, including the one discovered in October 1960 by the Shensi Historical Museum at Ch'i Chia Ts'un, Fu Fêng County. In addition, indications of several similar hoards have also been known. The author is inclined, therefore, to the opinion that the present hoard was probably buried at the time of King Yù when the kingdom was invaded by the Ch'üan Jung tribes from the west.

That the custom of mourning for three years was never practised in early Chou is here confirmed by one of the inscriptions. Very probably this custom was first advocated by Confucius himself. Moreover, these inscriptions have also thrown much new light on such problems as the official system of the time and the names of some bronzes, et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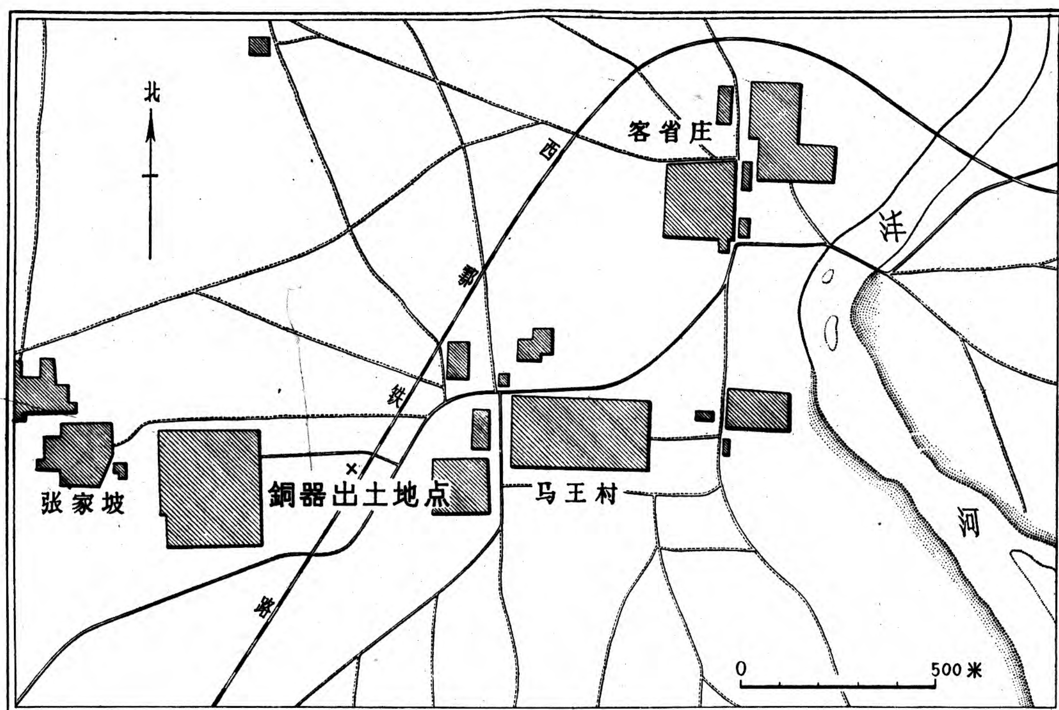
长安县张家坡西周銅器群的說明

考古研究所沣西工作队

一、发掘概况

张家坡发現西周銅器的窖坑，在长安县张家坡沣西磚厂东門外300米处（图一）。这里原是碾麦場，1955年因筑路取土，形成了一条南北长50，东西寬10，深1—1.5米的沟。沟內高低不平，1960年公社生产队在此开荒平整。1961年10月，磚厂又在此取土筑路。銅器坑是在最后一次取土时发現的。

发掘工作从1961年10月31日开始，11月5日結束。为了进一步了解其周围的遺迹，又于11月21日—24日在3000平方米的范围內进行了钻探，除一些小型西周墓外，沒有发現重要的遺迹現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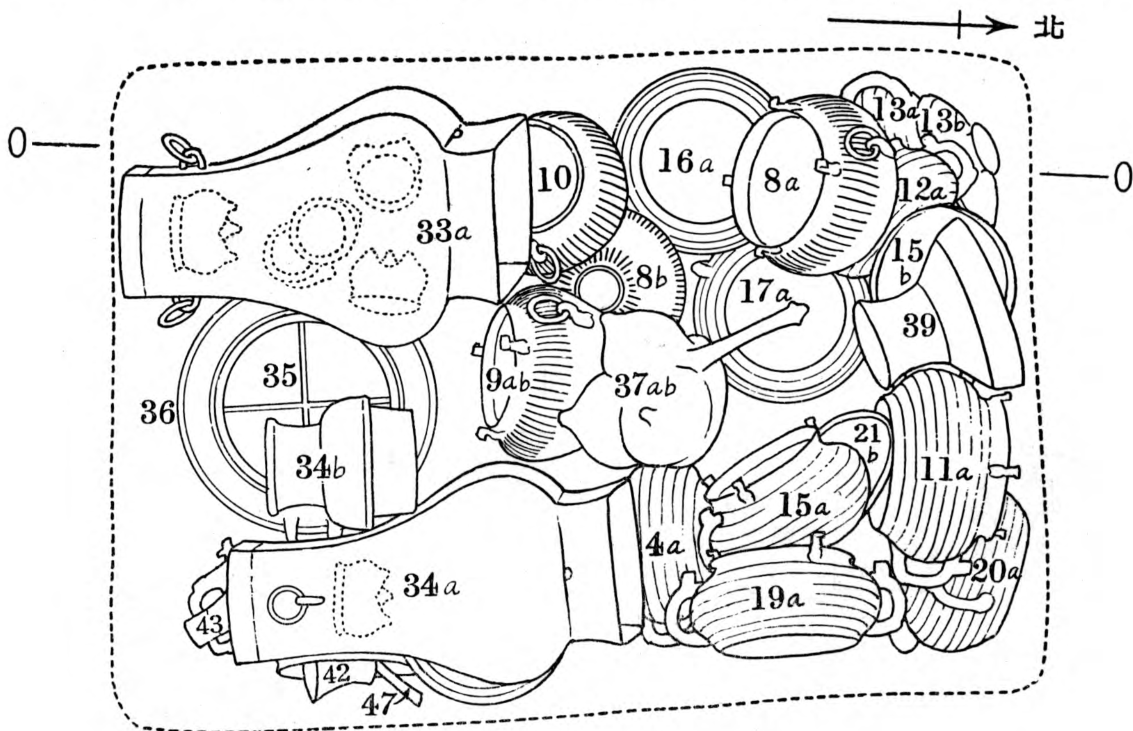


图一　銅器出土地点位置图

二、坑的形制与器物出土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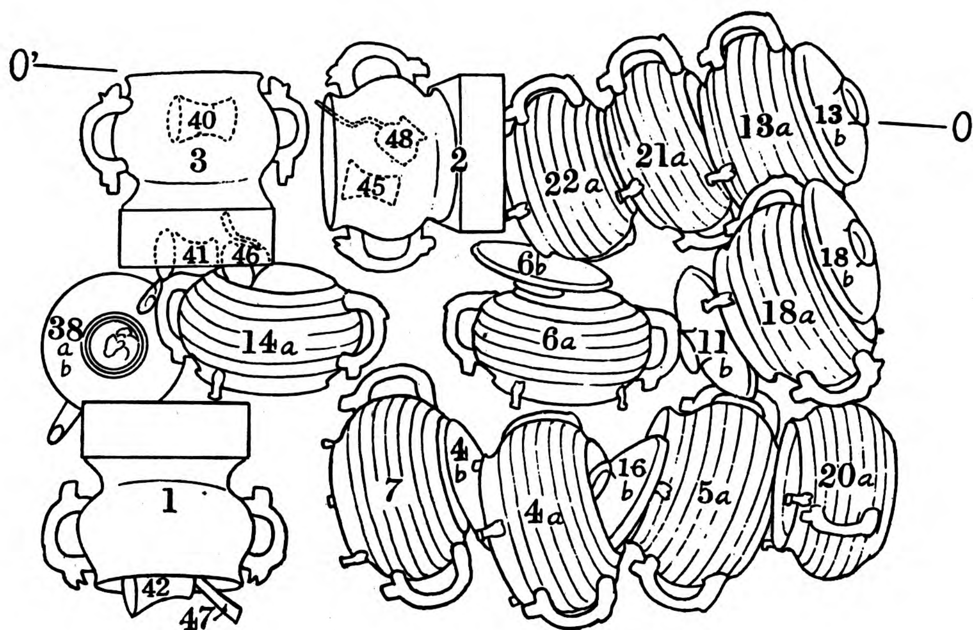
坑呈长方形，长 1.2，寬 0.8，距地表（即沟內之耕土）深 0.9 米。坑口已先被扰乱，坑底有一层 1—2 厘米厚的灰土，质較松軟。坑的东南皆生土，唯东及东北有少許灰褐色土，厚 30 厘米，內含夹砂灰陶片，能分辨出器形的有鬲口沿、鬲足。由于数次扰乱，很难看出灰褐色土与銅器坑之間的关系。

坑內出土銅器共 53 件，除 33 号白壶稍有損伤外，其余的都保存完好。銅器的位置似有一定的次序。大致分为二层，唯南端分为五层。凡一家所作之器放在一起，自成一組。盂簋組器均在南端下四至五层。1 号及 3 号盂簋分别放在东南、西南二角，口朝外，座朝內。3 号盂簋的北边即 2 号盂簋。1 号盂簋內装 42 号杯、47 号枓，方座內装 49、50、51、52、53 号兽紋匕。2 号盂簋內装 45、48 号枓。3 号盂簋內装 40 号杯，座內装 41 号杯、46 号枓。1、3 号盂簋之間是 38 号鎜，其上是 35、36 号盘。盘两側为二壶。33 号白壶內装 24、25、26、27、32 号鬲五件；34 号白壶內装 23、28、29、30、31 号鬲五件。37 号伯庸父盉似正立二壶之間，今倒斜于北边第二层上，恐非原来的位置。其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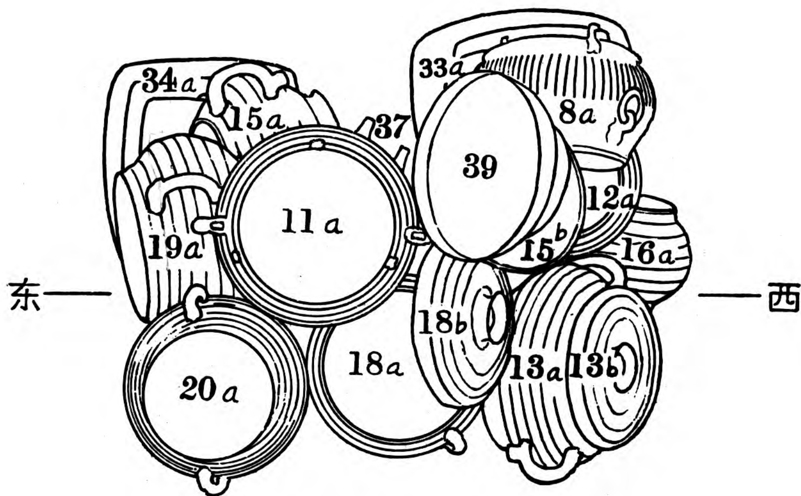


图二　銅器出土时上层平面图(1/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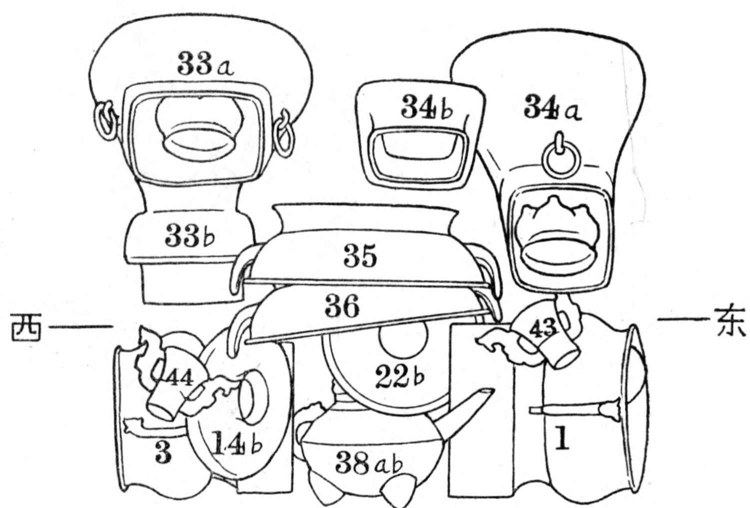
分上下二层，坑北部、中部下层是师旋簋組器，北部下层有三件窃曲瓦紋簋；其上是伯梁父簋、白喜簋組器。自然，也有例外，少数簋盖就有乱放的現象，如4号师旋簋內装两件簋盖（图二至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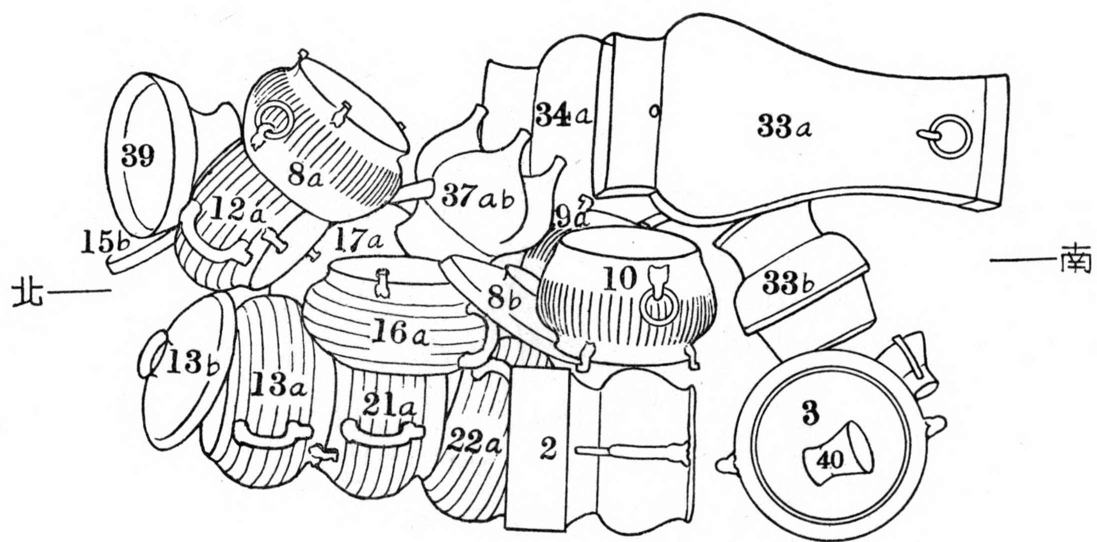
图三　銅器出土时下层平面图(1/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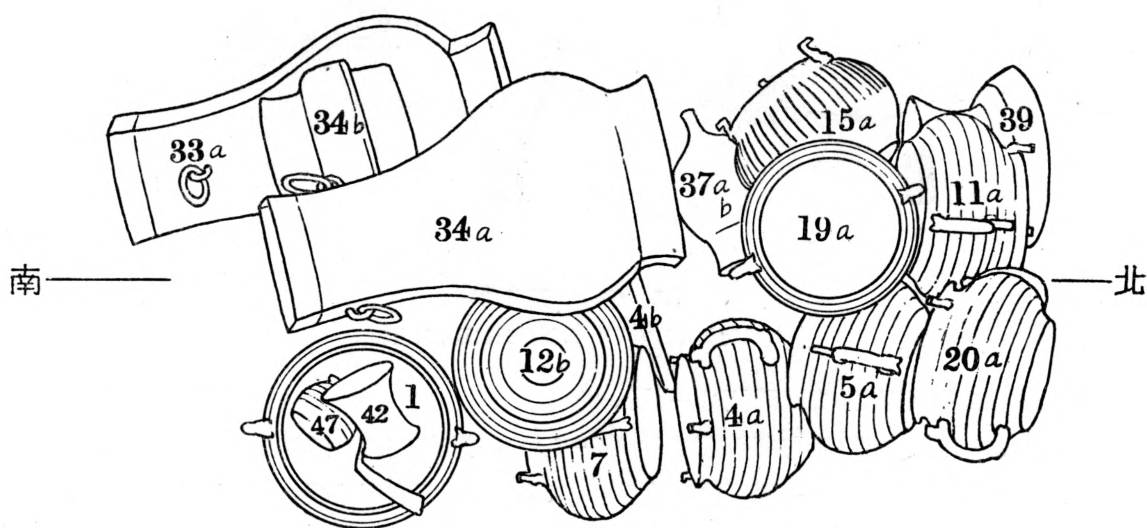
图四　銅器出土时北側視图(1/10)



图五　銅器出土时南側視图(1/10)



图六　銅器出土时西側視图(1/10)



图七　銅器出土时东側視图(1/10)

三、出土器物

（一）　器形

出土 53 件銅器，計有：簋、盘、壶、盉、鎣、鬲、豆、杯、枓、匕，今分类說明于下：

1. 食器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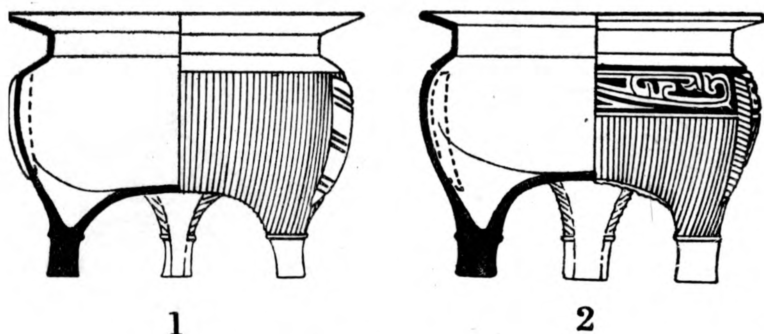
(1) 烹飪器

鬲 10 件。伯庸父鬲 8 件（25—32 号），斜角云紋鬲 2 件（23、24 号）。大小皆同，高 9.8，口徑 14，腹徑 15.7 厘米。平唇，鼓腹，平裆，柱足而中空。除 23、24 号无銘文外，其他八件皆在唇上有相同的銘文 10 字（图八；图版壹、貳）。器底部都有烟熏的痕迹，当系实用之物。

(2) 盛食器

簋四組，22 件。

孟簋 3 件（1—3 号），大小皆同。通高 24.5，口徑 23.4，腹深 10.5 厘米；方座长、寬均 22.5，高 8.3 厘米。斂口，鼓腹，唇稍侈；两耳作兽首形，有珥；无盖。三器銘文



图八　銅　　鬲(1/3)
1. 伯庸父鬲（24号）　2. 斜角云紋鬲（24号）

相同，各42字（图九，1；图版叁—陆）。

师旋簋7件。(甲)元年师旋簋4件（4—7号），通高25.6，口徑23.8，腹徑29.4厘米。斂口，腹外鼓；有盖；两耳作兽首形，有珥；圈足下有四小足，扁平而上卷，并作兽首形。銘文相同，盖銘98字，器銘99字，器較盖多一“克”字（图九，2；图版柒—拾壹）。(乙)五年师旋簋3件（8—10号），大小皆同，唯10号簋缺盖。通高23，口徑18.7，腹徑23.5厘米。斂口，鼓腹；两耳作兽首銜环；圈足下四小足作兽首形而上卷。銘文相同，各59字，器、盖同銘（图一〇，1；图版拾貳—拾陆）。

伯梁父簋4件（11号—14号），大小皆同。通高22.8，口徑19.7，腹徑25.7厘米。口稍斂，腹稍鼓；有盖；两耳作兽首形，有珥；圈足下有三小足作兽首形。銘文相同，各15字，器、盖同銘（图一〇，2；图版拾柒，1；图版拾捌、拾玖）。

白喜簋4件（15—18号），大小皆同。通高22.7，口徑19.8，腹徑25.4厘米。斂口，鼓腹；有盖；两耳作兽首形，有珥；圈足下有三兽首形足。銘文相同，各22字，盖、器同銘(图一一，1；图版貳拾、貳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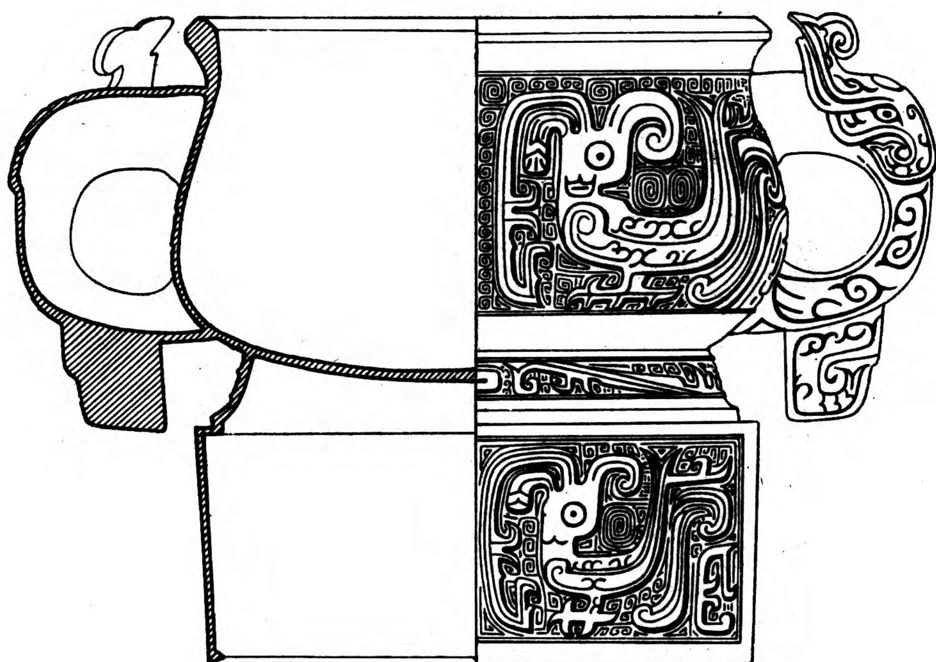
窃曲瓦紋簋4件（19—22号），大小皆同。通高20.6，口徑19，腹徑24.2厘米。斂口，腹稍鼓；有盖；两耳作兽首形，有珥；圈足下三小足，并作兽首形。无銘文（图一一，2；图版拾柒，2）。

豆1件（39号），高15.6，口徑26.2厘米。浅腹，粗柄，足鏤孔作环带紋，无銘文（图一二，1；图版貳柒，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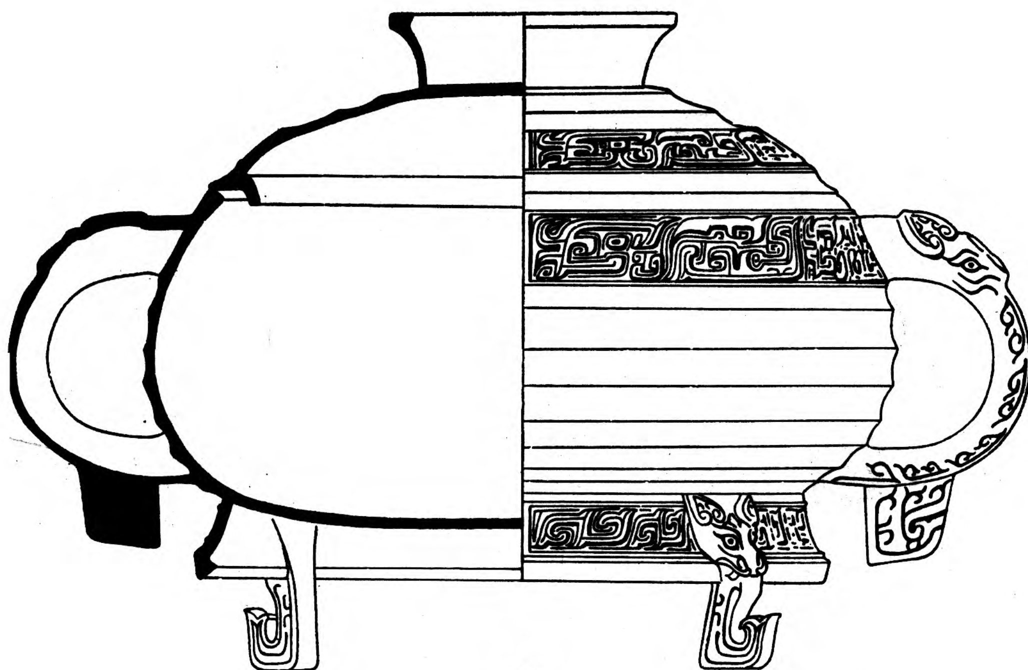
(3) 挹取器

匕5件。兽紋匕1件（49号），全长22.9，柄寬2.4—4.1厘米，无銘文（图一二，3；图版貳貳，1下、3）。夔紋匕4件（50—53号），长19.5，柄寬1.8—3.2厘米，无銘文（图一二，2；图版貳貳，1上、2）。

2. 酒器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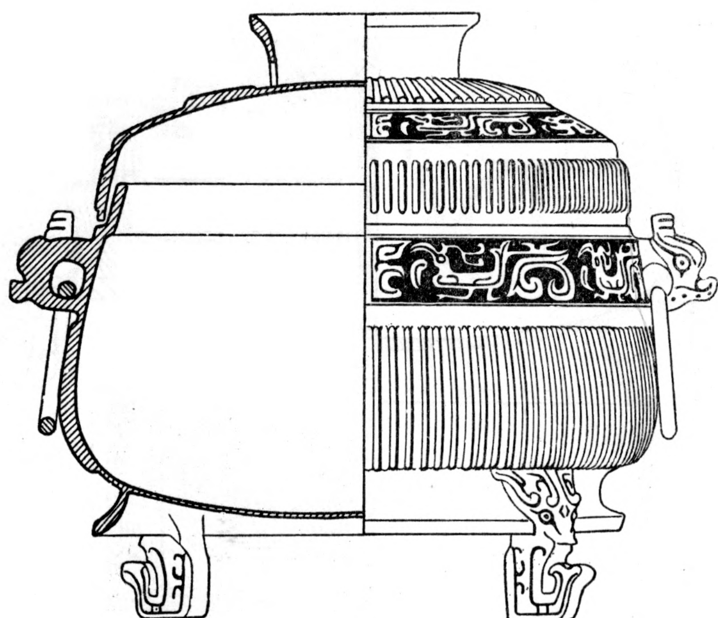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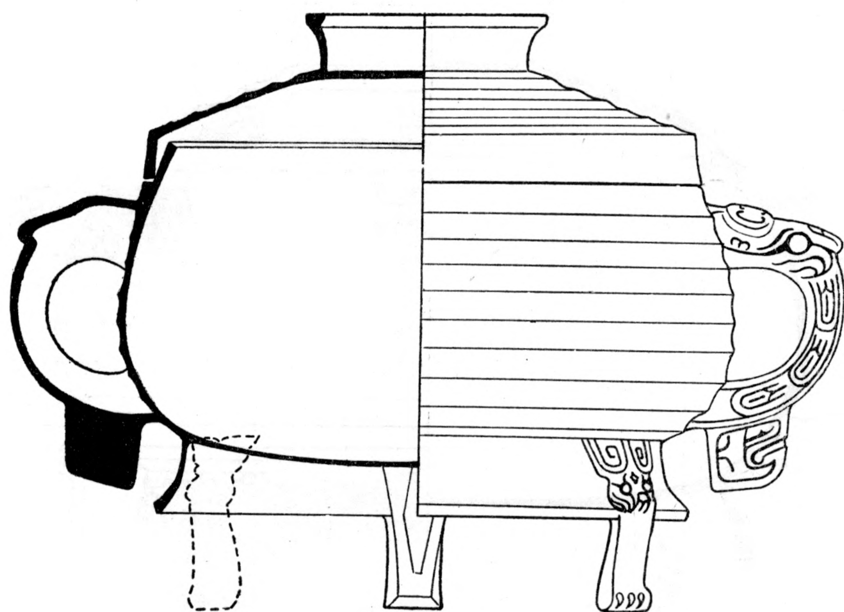
2

图九　銅　　簋（1/3）

1.盂　簋（1号）　2.师旋簋（4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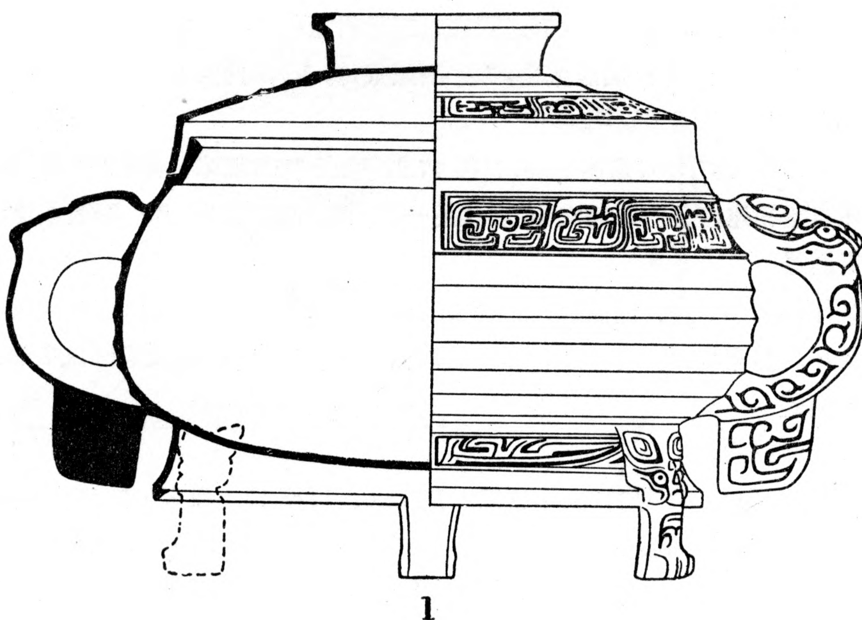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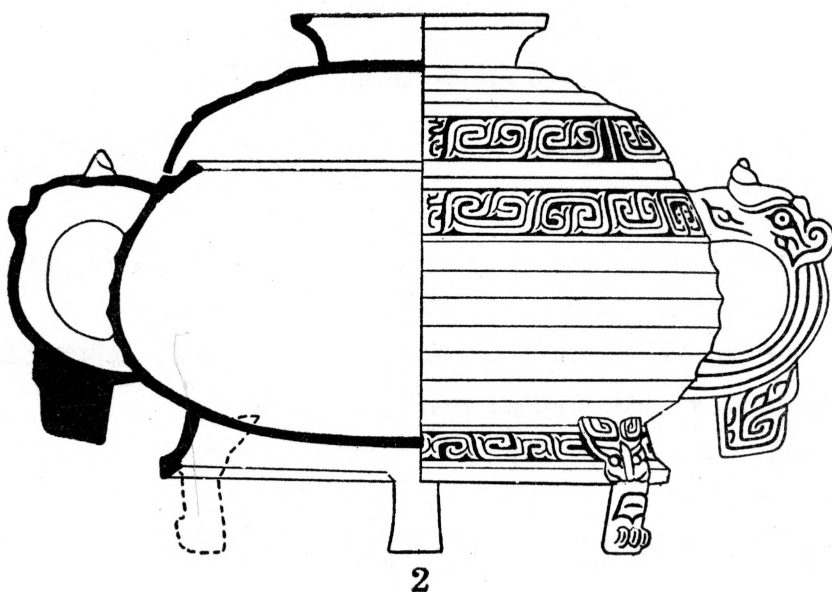
2

图一〇 銅　簋（1/3）

1. 师旋簋（9号）　2. 伯梁父簋（12号）



1



2

图一一 銅 簋（1/3）

1.白喜簋（17号） 2.窃曲瓦紋簋（19号）

(1) 溫酒器

伯百父鎣1件（38号），通高21.7，口徑10.1，腹徑17.2，喙长7.5厘米。平唇，斂口，折肩，收腹；长流，鋬作兽首形；圜底，三足特短；有盖，盖上蟠龙与二小龙。盖內有銘文8字（图一三，1；图版貳叁，1；图版貳肆，1）。此类器形比較少見，已見著录的季良父盉与此器几无差别[1]。

伯庸父盉1件（37号），通高23.3，口徑17.2，喙长16.2厘米。分裆，兽流，鋬作兽首形，原有环与盖相連。盖內有銘文16字（图一三，2；图版貳叁，2；图版貳肆，2）。

(2) 盛酒器

白壶2件(33、34号)，通高64，口徑17.5，腹徑35厘米。有盖；上腹收斂，下腹外鼓；两耳銜环。銘文相同，各4字，器、盖同銘（图一二，4；图版貳伍、貳陆）。

(3) 飲酒器

杯5件，共三式。

Ⅰ式：2件（40、41号），大小皆同。高13.6，口徑13.1厘米。敞口，束腰，平底，圈足特矮(图一四，1；图版貳柒，2）。

Ⅱ式：1件（42号）。高13.3厘米，口徑11.8厘米。敞口，束腰，平底圈足；鋬粗而厚，上有五个小方孔（图一四，2；图版貳捌，1）。

Ⅲ式：2件（43、44号）。高12.2，口徑8.5厘米。直腹，口外侈，平底圈足，两側作鏤孔把手（图一四，3；图版貳捌，2）。

以上Ⅱ、Ⅲ两式器形較特殊，Ⅰ式似觚而粗短。

3. 水器类

(1) 盛水器

盘两件。

伯百父盘1件（36号），通高10.5，口徑39厘米。平唇而外折，矮圈足，附耳。器內銘文8字（图一五，2；图版貳玖，1；图版叁拾，1；图版叁壹，1）。

筍侯盘1件（35号），通高10.1，口徑36.2厘米。附耳，圈足。器內銘文12字（图一五，1；图版貳玖，2；图版叁拾，2；图版叁壹，2）。

(2) 挹水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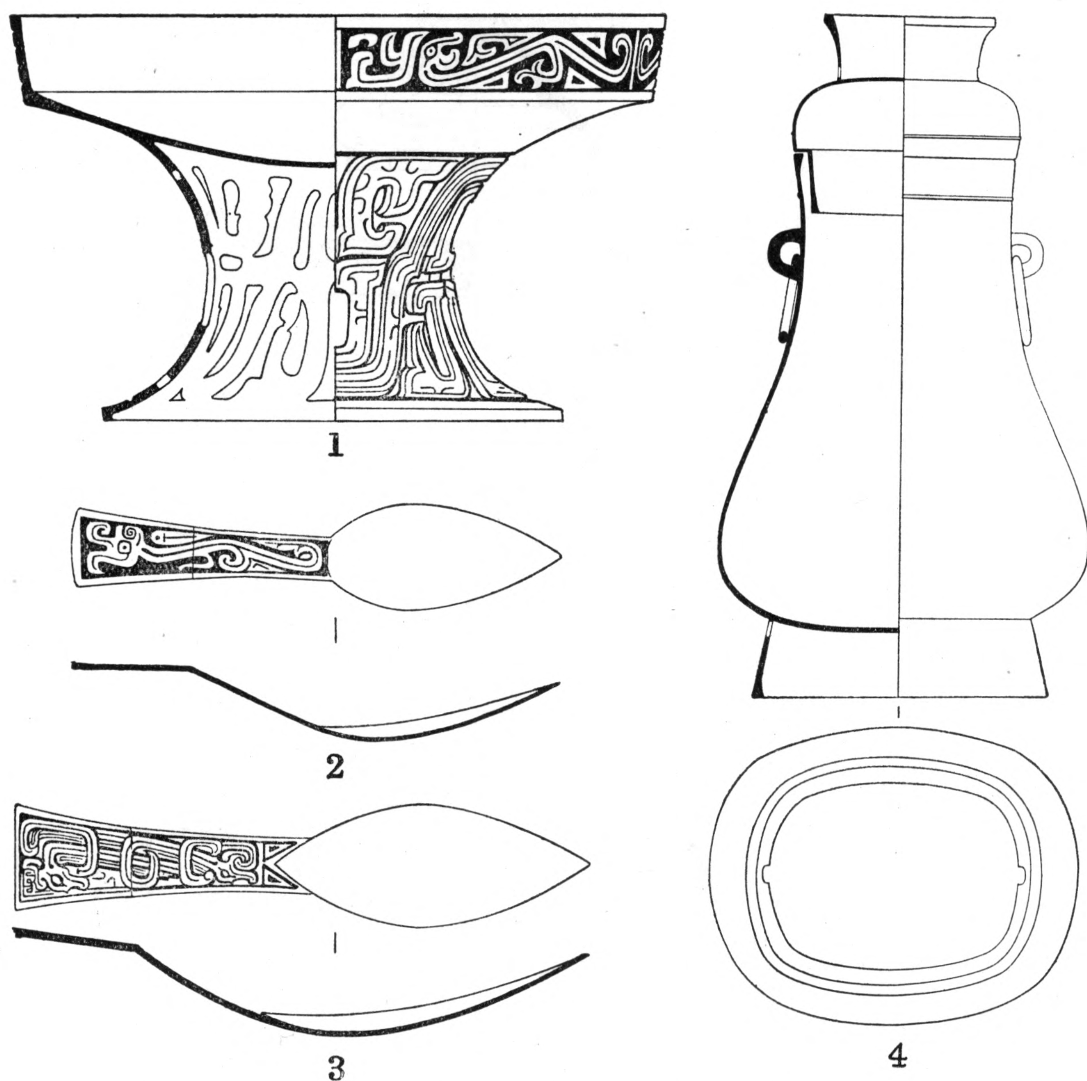
枓4件，分二式。

Ⅰ式：椭圓形瓦紋枓2件（47、48号），高6.7，口徑10.2厘米。斂口，鼓腹，曲柄而寬（图一四，5；图版叁貳，1）。

Ⅱ式：圓口素面枓2件（45、46号），通高9，口徑11厘米。敞口，曲柄长而高(图一四，4；图版叁貳，2）。

---

1) 容庚：《商周彝器通考》上編，389頁。



图一二　銅豆、匕和壶（豆、匕为1/3，壶为1/7）
1.豆（39号）　2.匕（52号）　3.匕（40号）　4.白壶（34号）

（二）　紋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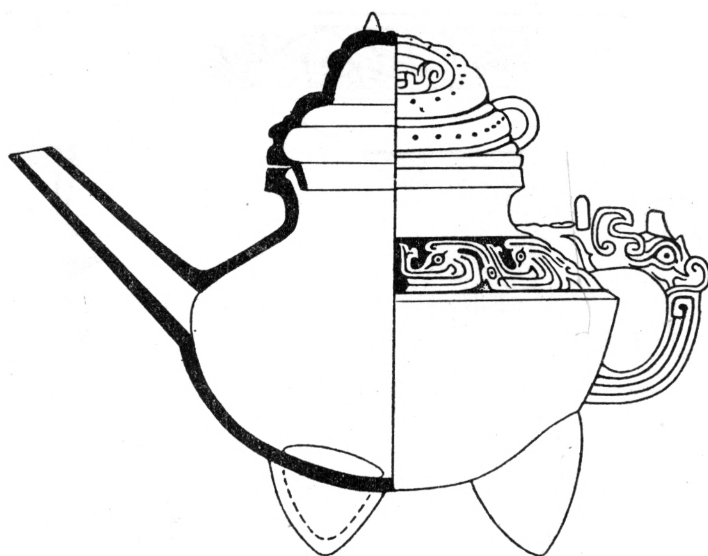
銅器的紋飾約有以下各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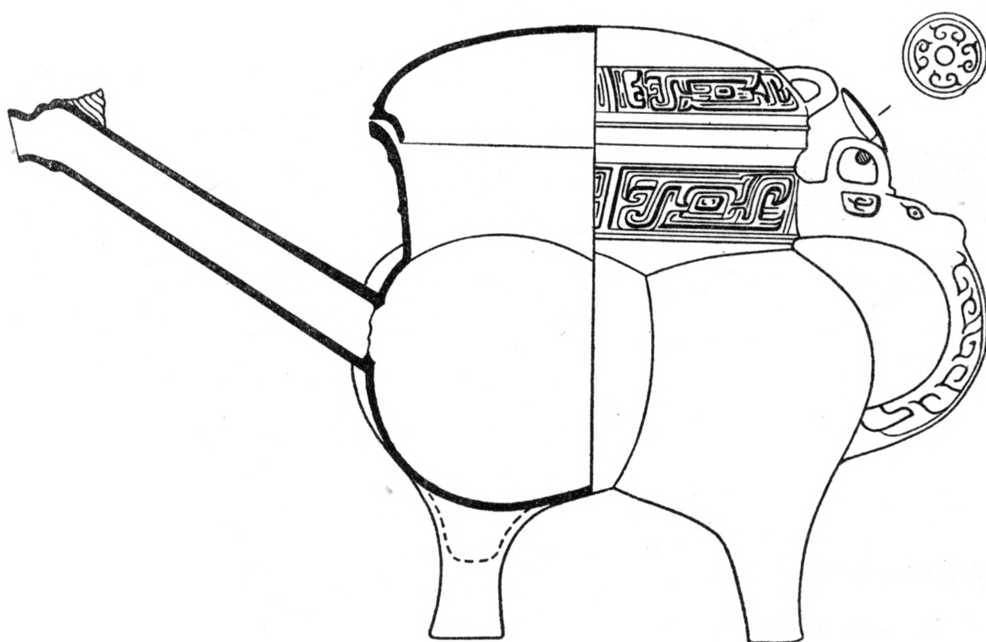
凤紋：盂簋通体飾此紋。首回顾，长尾向上（图版叁、肆）。

鳥紋：8、9、10号师旋簋飾此紋。首向前而卷尾（图版拾貳、拾叁）。

直紋：伯庸父鬲及8、9、10号师旋簋飾此紋（图版壹、拾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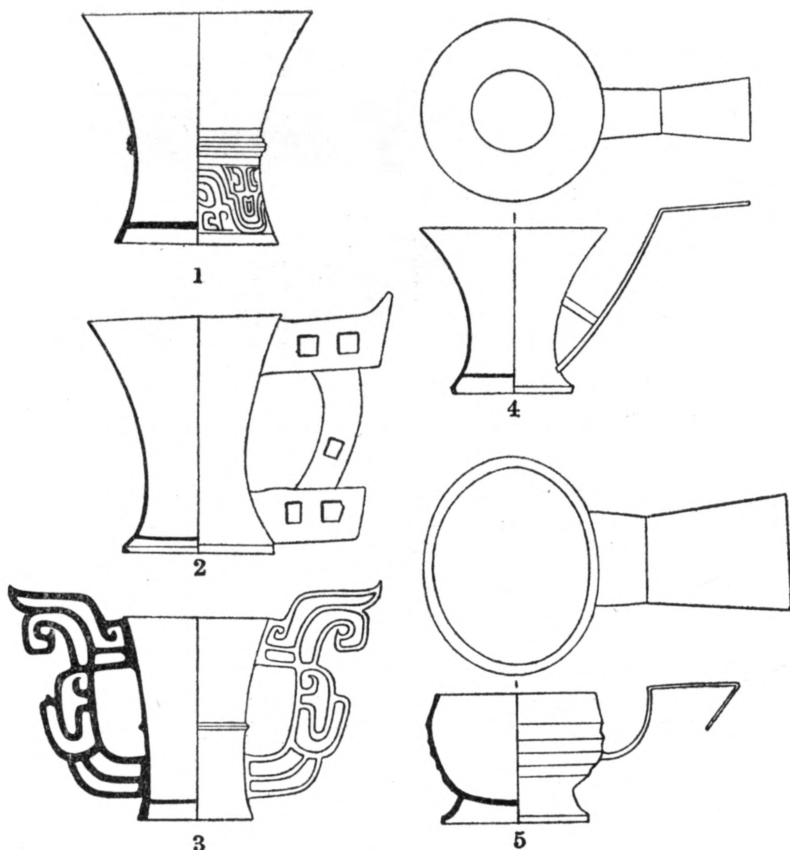
窃曲紋：是本器群数量較多的紋飾。其状有二，一为两綫曲作楕方形，中一目形；一为左右两楕方形，其一有目形（图版柒、拾柒、貳拾）。





图一三　銅　　盉（1/3）

1. 伯百父鎣（38号）　2. 伯庸父盉（37号）



图一四　銅杯和枓(2/9)

1. Ⅰ式杯(41号)　2. Ⅱ式杯(42号)　3. Ⅲ式杯(43号)
4. Ⅱ式枓(46号)　5. Ⅰ式枓(47号)

重环紋：伯百父盘飾此紋(图版貳玖，1；图版叁拾，1)。

瓦紋：元年师旋簋、白喜簋、伯梁父簋、窃曲瓦紋簋、椭圓形瓦紋枓皆飾此紋（图版柒、拾柒；图版貳拾，1；图版叁貳，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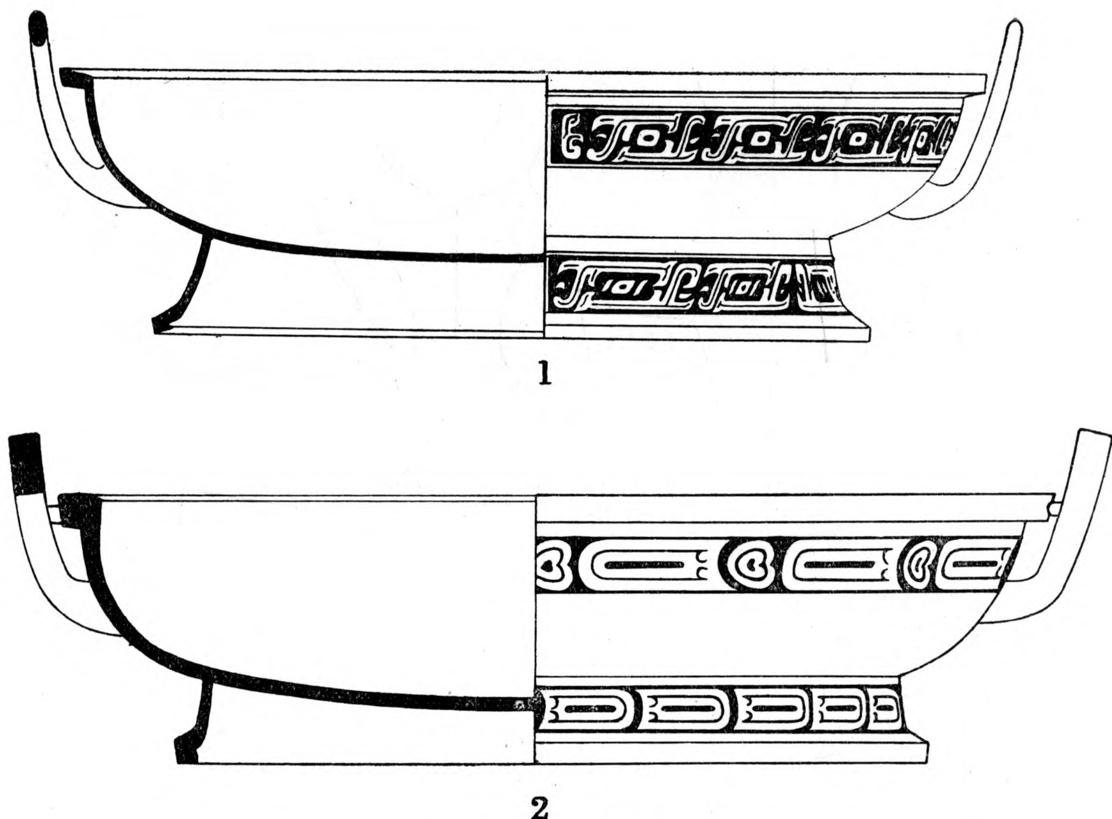
兽带紋：飾于49号銅匕的柄上；两兽尾相交，兽身长若带，一兽首回顾，一兽首向前（图版貳貳，3）。

夔紋：飾于50、51、52、53号銅匕的柄上(图版貳貳，2)。

飾于青銅器上的紋飾，通常都是以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花紋組成的。殷末、周初的器物图案中，大致有饕餮紋与雷紋、凤紋与雷紋、夔紋与直紋、鳥紋与直紋、龙紋与直紋等等。西周中晚期大多是窃曲紋与瓦紋、重环紋与瓦紋等等。見于本器群的有：

(1) 凤紋与雷紋构成一体的如盂簋。凤紋为主，以雷紋为地；两凤相对，自成一組。腹、座皆同。

(2) 直紋与鳥紋构成一体的如8、9、10号师旋簋。以直紋为主，鳥紋飾器的口沿



图一五　銅　　盘(1/3)

1. 筍侯盘(35号)　2. 伯百父盘(36号)

下及盖的边緣。

(3) 瓦紋与窃曲紋构成一体的如4—7号师旋簋、白喜簋、伯梁父簋、窃曲瓦紋簋等16件。瓦紋为主体，口沿下及盖的边緣則飾以窃曲紋。

(三) 銅器的鑄造与修补

同一器形的器物，其大小、紋飾完全相同，它們应是从同一模子翻出的范而鑄成的。器物的主体，通体一次鑄成；附件如簋的耳，盉、鋬的流、鋬，枓的柄，則是分别鑄成后，焊接于主件，接痕甚明显。三足器的盉、鬲是用三块范合鑄的，接痕于底部交成三角形。其他大都用二块范鑄成，接痕成一字形。器物的鑄縫接痕，多在不显眼处，凡在器物表面的，均加修磨。

33号白壶的盖，有两处經过修补，但在器物的表面，却难看出修补的痕迹。伯庸父盉的一足，其补痕很显明。这是因为，它們虽然同是将銅熔液注于破处，但前者系从里往外灌，而后加工磨光；后者因其破处恰在足上，所以只能从外往里灌，尽管也經过加工磨光，焊补的痕迹仍难消失。

执笔者：赵永福



1. 伯庸父鬲（26号）



2. 斜角云紋鬲（24号）

伯庸父鬲（26号）及斜角云紋鬲（24号）



1. 伯庸父鬲（26号）銘文拓本（原大）



2. 伯庸父鬲（30号）銘文拓本（原大）

伯庸父鬲（26、30号）銘文拓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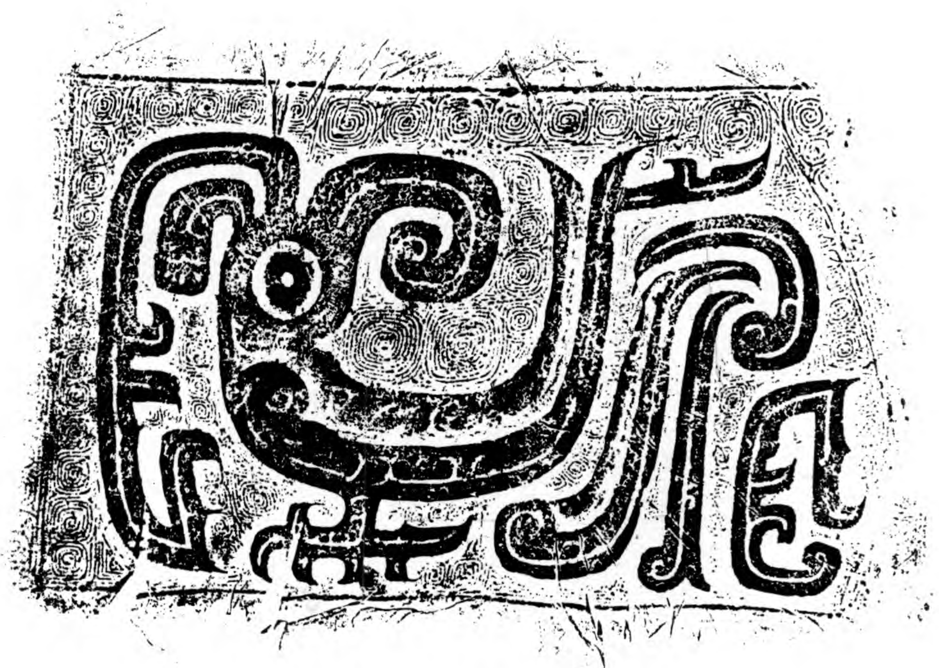
1. 盂簋（1号）正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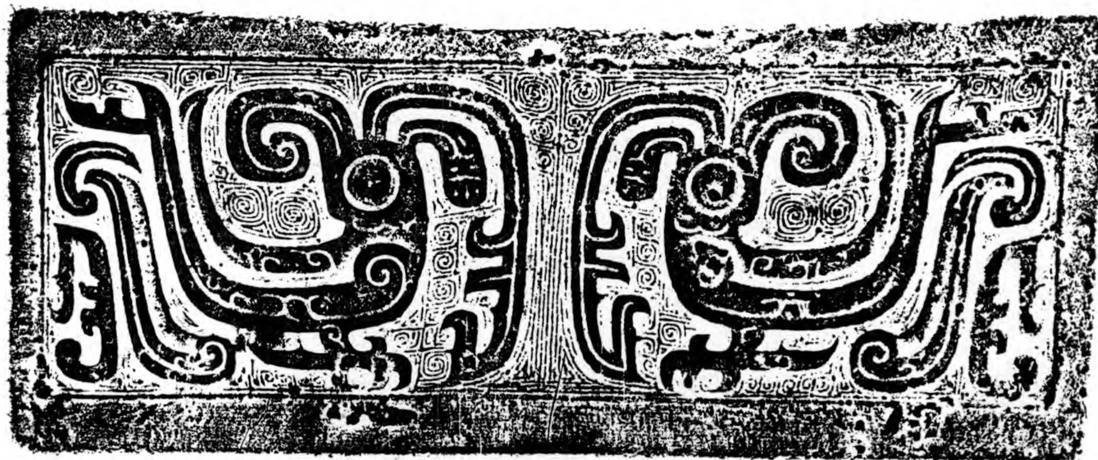
2. 盂簋（1号）侧面

盂　簋（1号）

图版肆（IV）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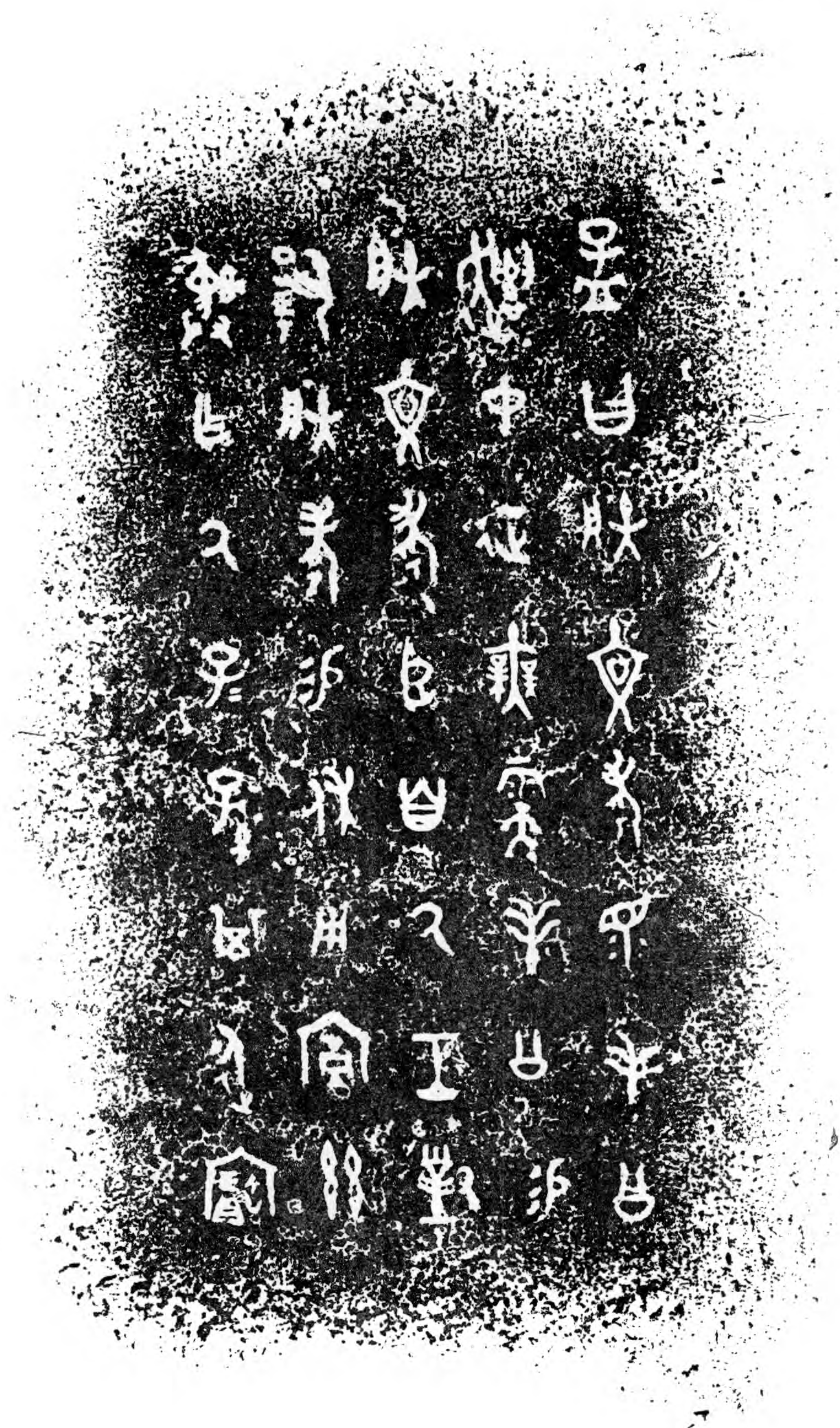


1. 盂簋（2 号）腹紋拓本(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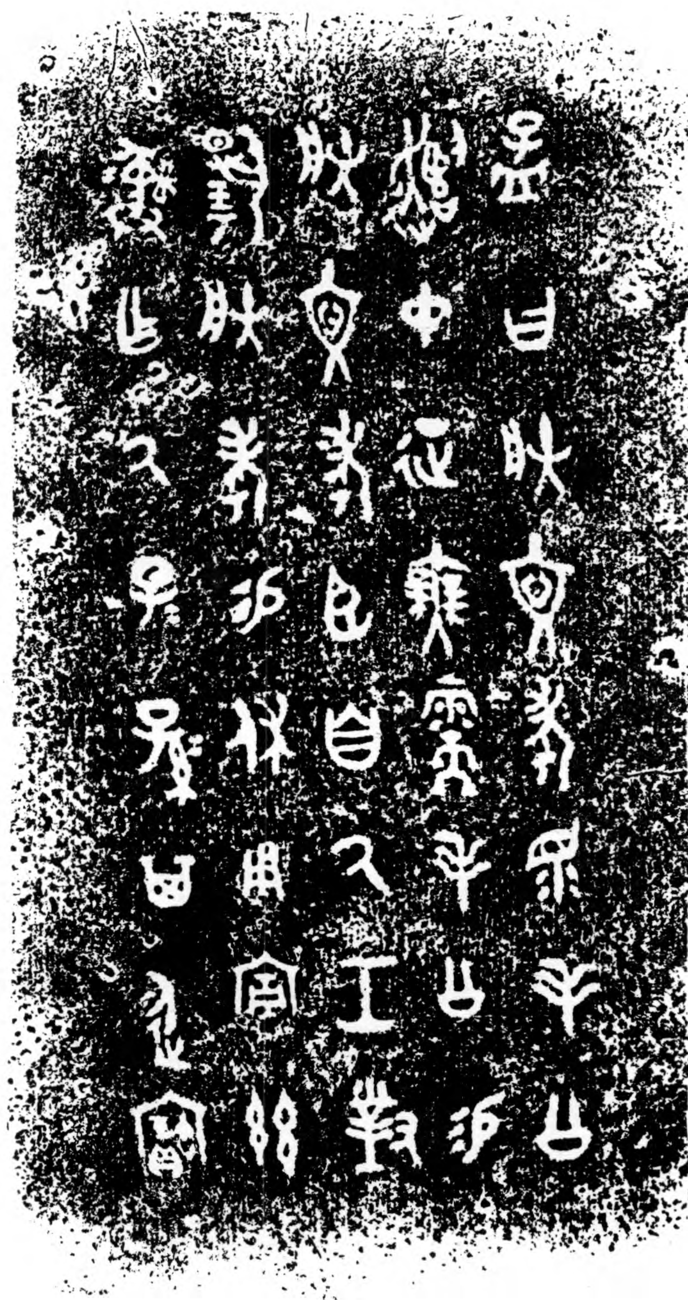


2. 盂簋（2 号）座紋拓本(1/3)

盂簋（2号）腹紋、座紋拓本



盂簋（1号）銘文拓本（原大）



盂簋（2号）銘文拓本（原大）



1.师旋簋（1号）



2.师旋簋（4号）盖紋拓本（2/3）



3.师旋簋（5号）腹紋拓本(2/3)

师旋簋（4号）及盖紋（4号）、腹紋（5号）拓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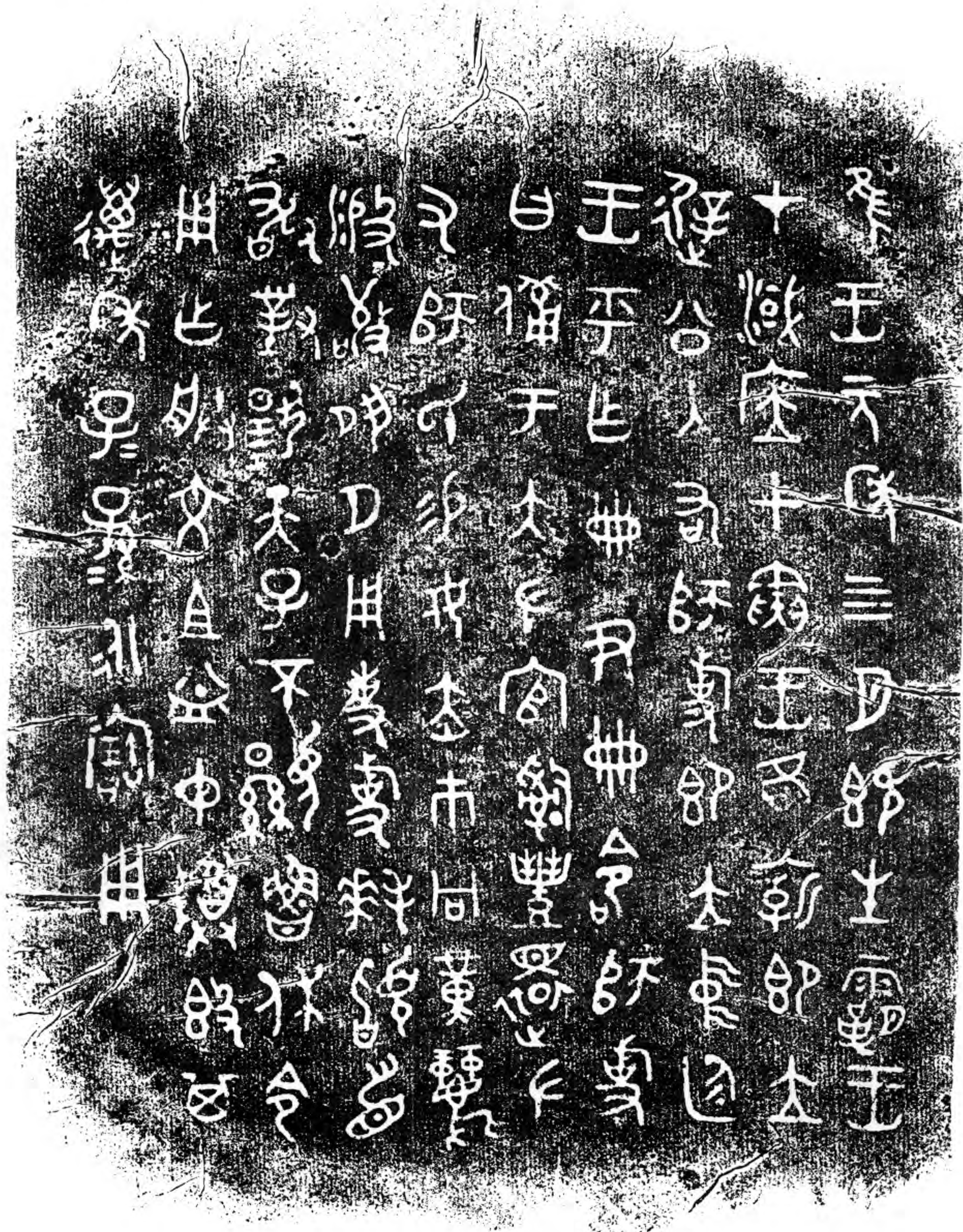


师旋簋（4号）盖銘文拓本（原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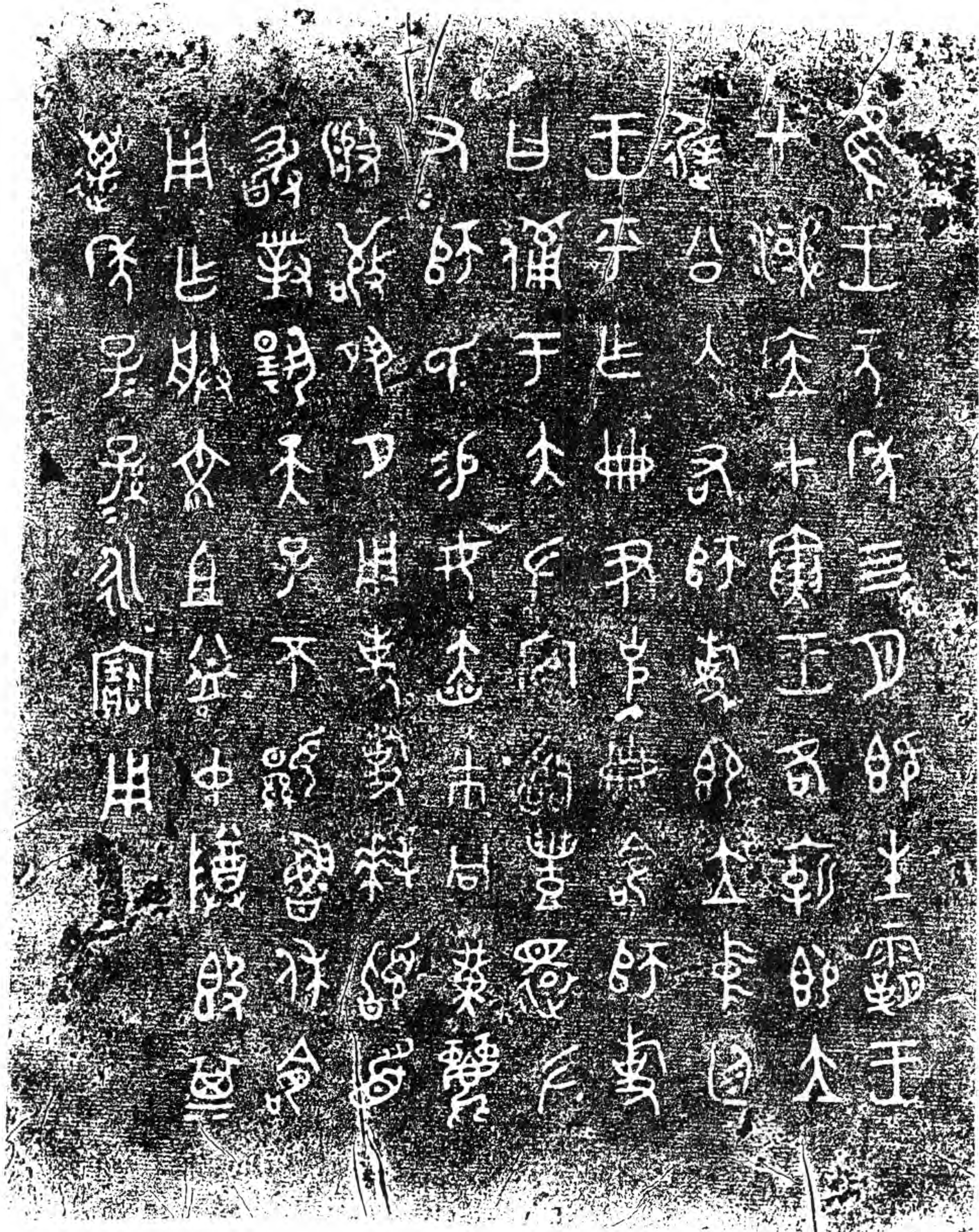


师旋簋（5号）器銘文拓本（原大）

图版拾（X）



师旋簋（6号）盖銘文拓本（原大）



师旋簋（6号）器铭文拓本（原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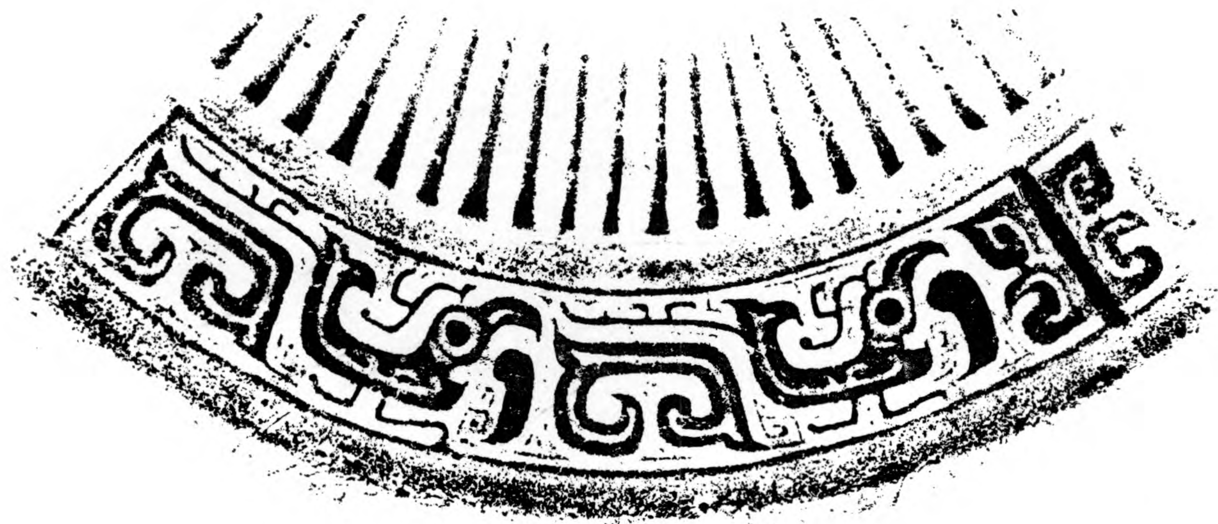


1. 师旋簋（9号）正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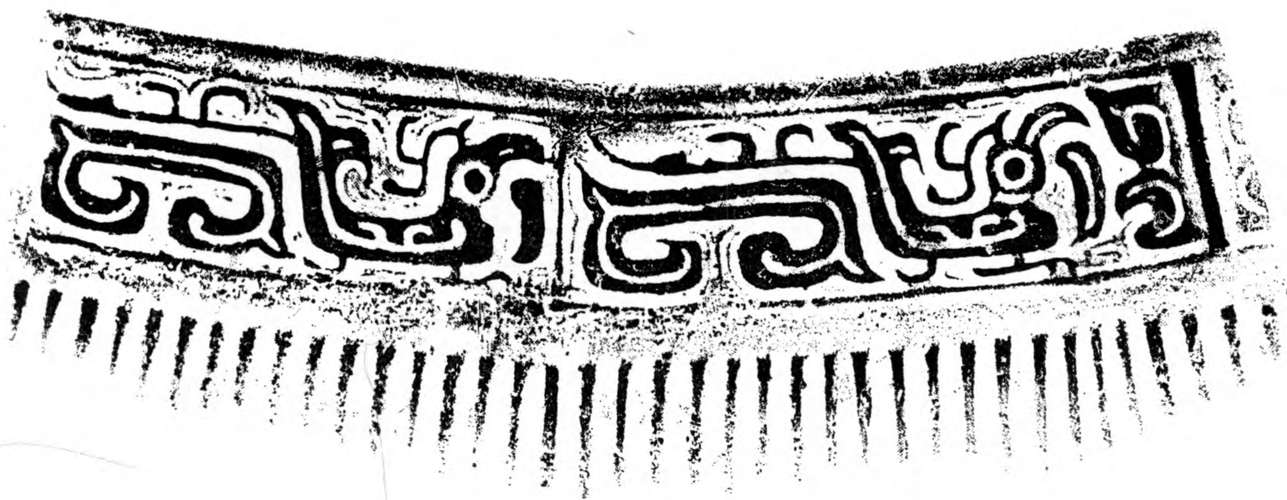


2. 师旋簋（9号）侧面

师 旋 簋（9号）



1.师旋簋（9号）盖紋拓本（原大）



2.师旋簋（8号）腹紋拓本（原大）

师旋簋盖紋（9号）、腹紋（8号）拓本



师旋簋（8号）盖銘文拓本（原大）



师旋簋（8号）器銘文拓本（原大）



师旋簋（9号）盖銘文拓本（原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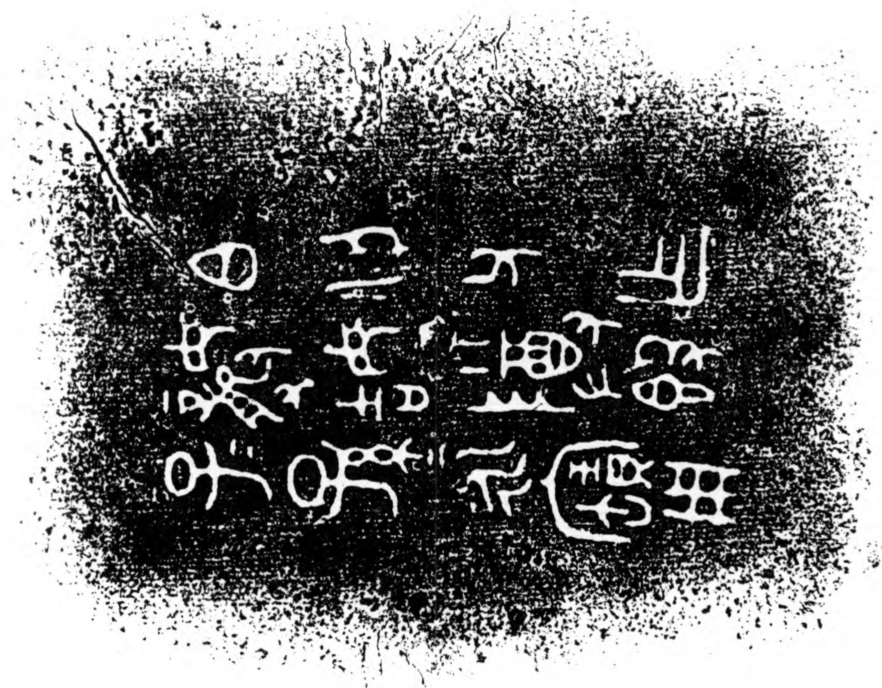


1. 伯梁父簋(12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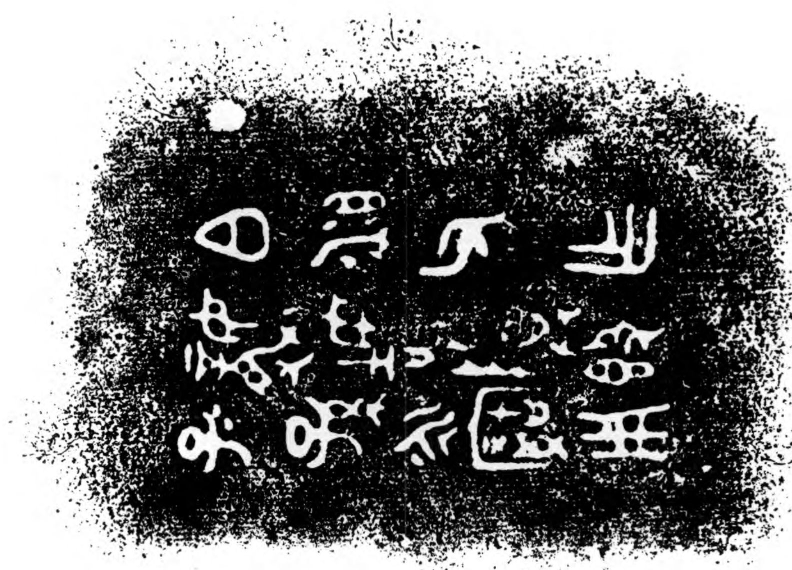


2. 窃曲瓦紋簋(19号)

伯梁父簋（12号）及窃曲瓦紋簋（19号）



2. 伯梁父簋（12号）器铭文拓本（原大）



1. 伯梁父簋（12号）盖铭文拓本（原大）

伯梁父簋（12号）铭文拓本



1. 伯梁父簋（11号）盖銘文拓本（原大）



2. 伯梁父簋（13 号）器銘文拓本（原大）

伯梁父簋（11、13号）銘文拓本



1. 白喜簋（18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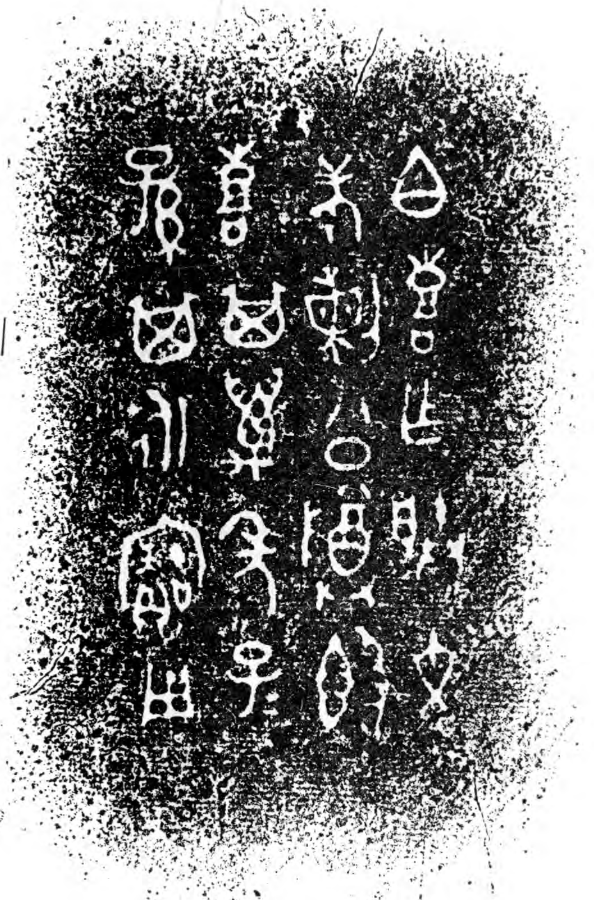


2. 白喜簋（18号）盖紋拓本（2/3）



3. 白喜簋（18号）器口下花紋拓本（2/3）

白喜簋（18号）及盖紋、器口下花紋拓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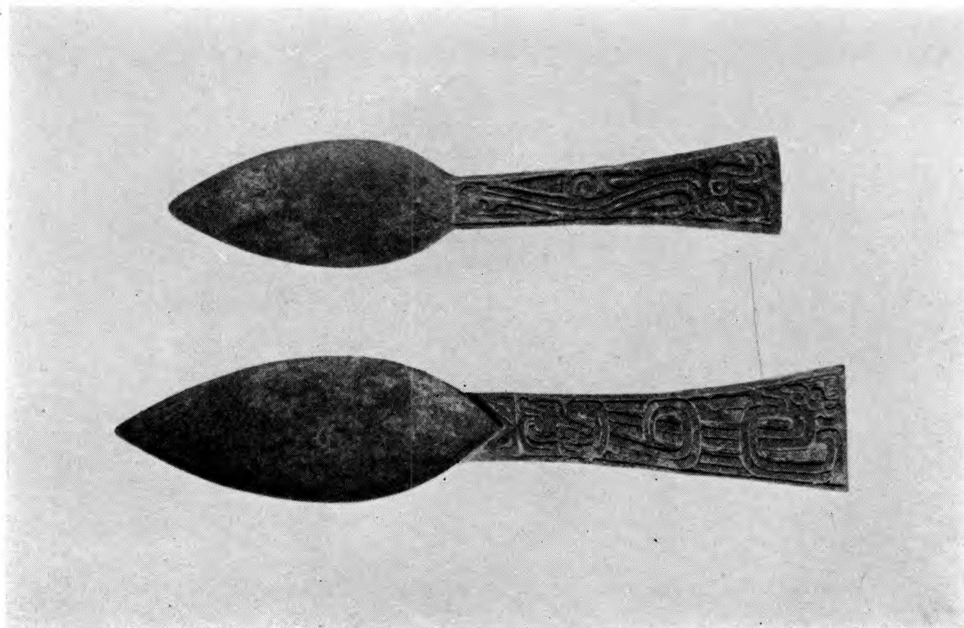


1. 白喜簋（18号）器銘文拓本（原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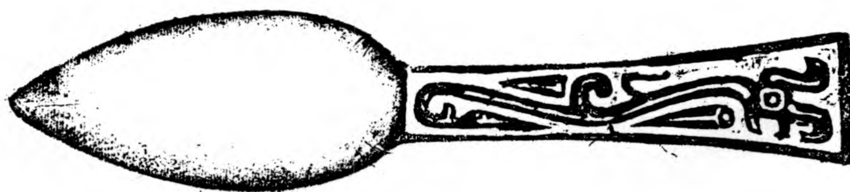


2. 白喜簋（18号）盖銘文拓本（原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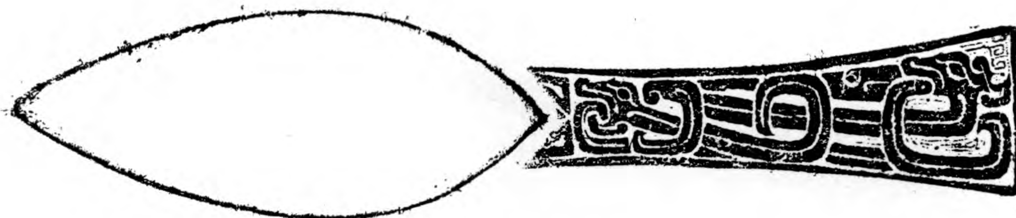
白喜簋（18号）銘文拓本



1. 匕（上：52号，下：49号）



2. 匕（50号）拓本（5/9）



2. 匕（49号）拓本（5/9）

匕（49、50、52号）及匕的拓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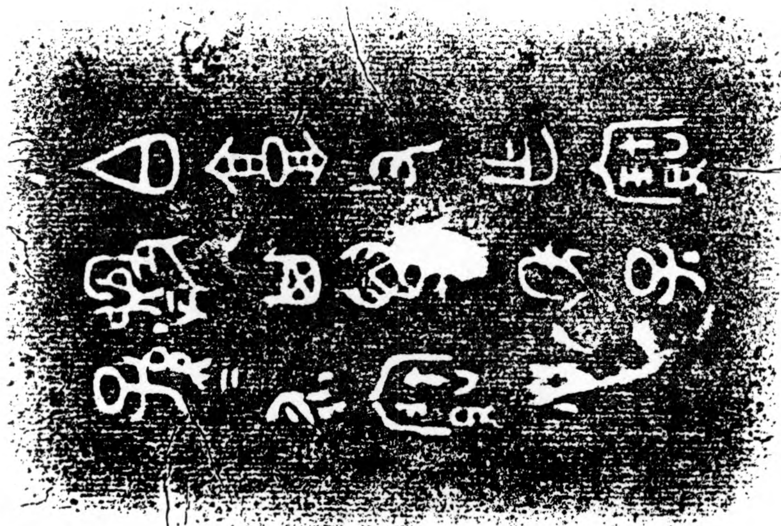
1. 伯百父鎣（38 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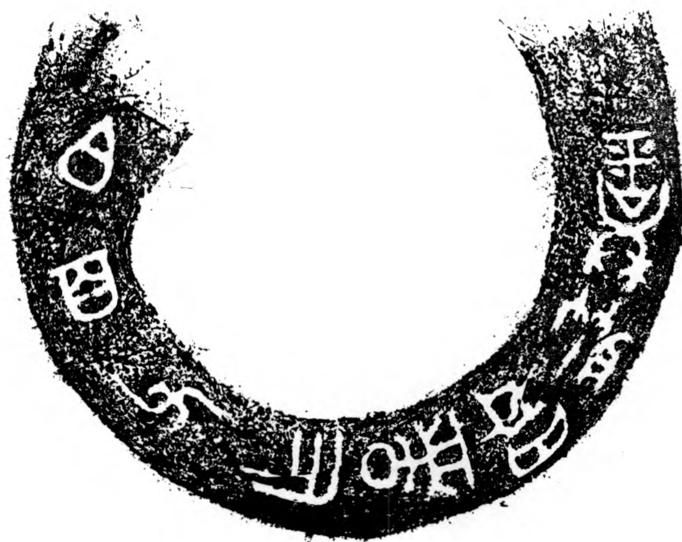
2. 伯庸父盉（37 号）

伯百父鎣（38 号）及伯庸父盉（37 号）

图版贰肆（XXIV）



2. 伯庸父盉（37号）銘文拓本（原大）



1. 伯百父鎜（38号）銘文拓本（原大）

伯百父鎜（38号）及伯庸父盉（37号）銘文拓本



白　壶（34号）

图版贰陆（XXVI）



1. 白壶（34号）盖銘拓本（原大）



2. 白壶（34号）器銘拓本（原大）

白壶（34号）銘文拓本



1. 豆（39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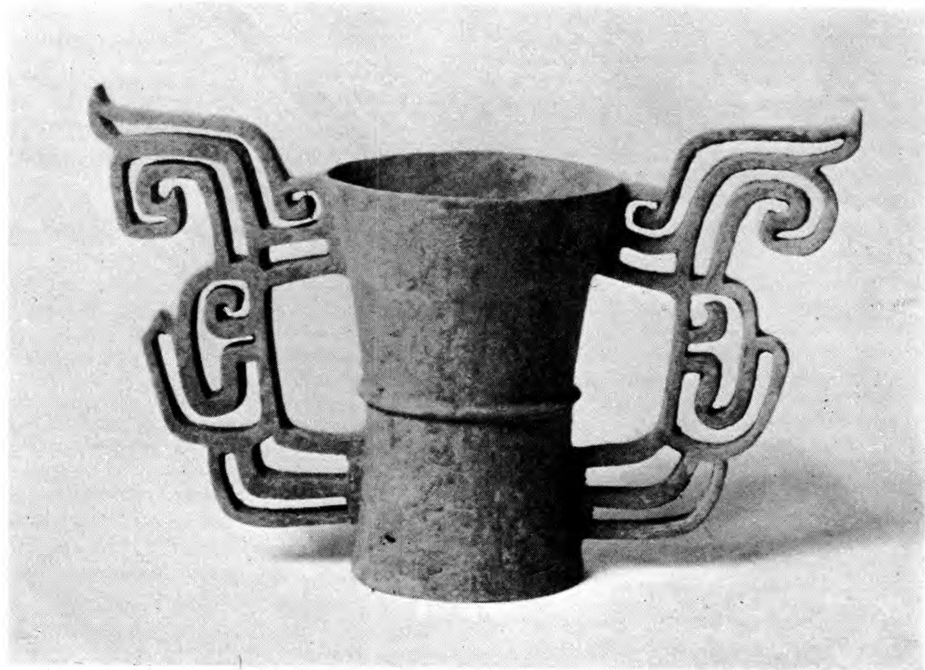
2. I式杯（41号）

豆（39号）及杯（41号）

图版贰捌（XXVIII）



1. Ⅱ式杯（42号）



2. Ⅲ式杯（43号）

杯（42、43号）



1. 伯百父盘（36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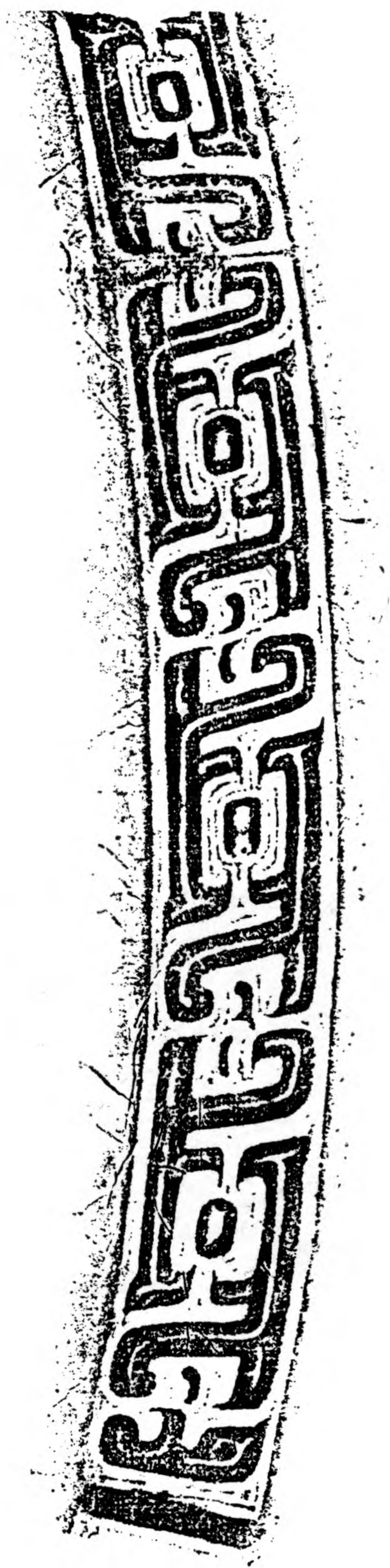
2. 笴侯盘（35号）

伯百父盘（36号）及笴侯盘（35号）

图版叁拾（XXX）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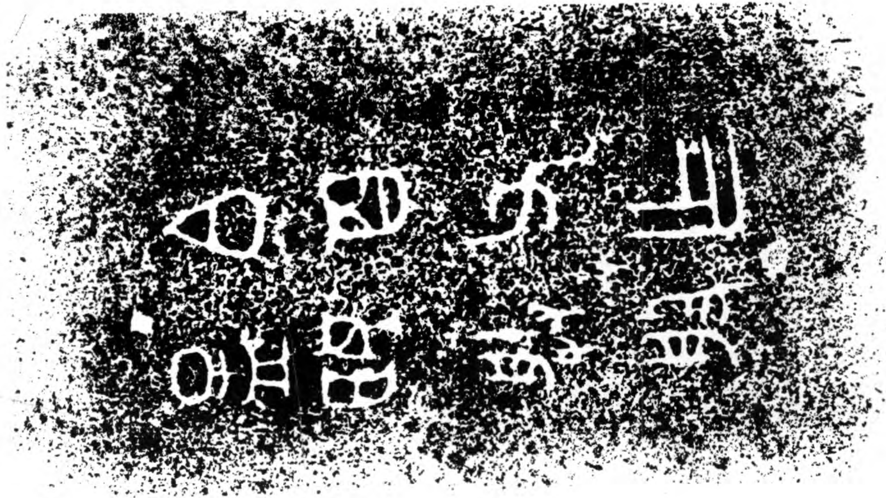


1. 伯百父盘（36号）花紋拓本（原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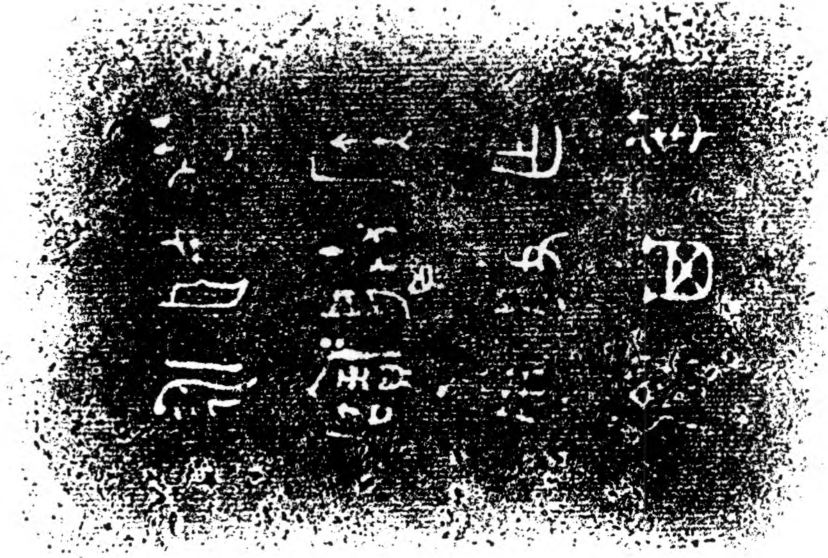


2. 筍侯盘（36号）花紋拓本（原大）

伯百父盘（36号）及筍侯盘（35号）花紋拓本



1. 伯百父盘（36号）铭文拓本（原大）



2. 筍侯盘（35号）铭文拓本(原大)

伯百父盘（36号）及筍侯盘（35号）铭文拓本



1. Ⅰ式枓（47 号）



2. Ⅱ式枓（46 号）

枓（46、47 号）

ЗАПАДНО-ЧЖОУСКИЕ БРОНЗЫ ИЗ МЕСТНОСТИ ЧЖАНЦЗЯПО В УЕЗДЕ ЧАНЪАНЬ

Под редакцией

Института археологии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Китая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Вэньу»

Пекин • **1965**

WESTERN CHOU BRONZES UNEARTHED AT CHANG CHIA P'O, CH'ANG AN

Edited by

The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Academia Sinica

Published by

THE WENWU PRESS

Peking • 1965

考　古　学　专　刊
乙种第十五号

长安张家坡西周銅器群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編輯

*

文　物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汉花园大街12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排版
文物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
各地新华书店經售
787×1092 $\frac{1}{16}$　$4\frac{2}{8}$ 印张
1965年3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000　統一书号：7068·253
定价：3.00元



統一书号：7068·253
定　　价：3.00 元